

文 學 叢 刊

麗 尼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夜 白
尼 麗



107292

目 錄

童 年

聖者.....三

伴侶.....八

童年.....一五

野 草

平原.....三一

池畔.....四二

野草.....五九

合 唱

光.....七一

影	七七
合唱	八三
渡頭	
歌聲	九一
夜車	一〇五
渡頭	一一六
白 夜	
惡夢	一二九
秋	一四二
白夜	一五九

年 童

聖者

——獻給已故的先生和友人許。

寂寞，難受的奴役，被奪的自由，無盡的秋冬，執拗的疾病……唉，可憐的，可憐的亞夫尼爾——

——自屠格涅夫底死。

讀着別人對於舊友的追憶，我就會記起你來，深陷的眼睛，瘦削的臉，強韌的骨格，然而，病弱的身體。而且，那是一世的折磨，永恆的受難。雖然在你底肩，你能擔起無限的重負，然而，你不是被壓抑得永遠也不會吐出一口輕鬆的氣息來麼？要說死是殘酷的，但是，對於你，一死，也許是得到解脫的吧？但是，你是不願意死的，而且，在苦

難侵蝕着你底身體的時候，你並不會知道你會像這樣來得到你底解脫。你忘記了，你是一個快被折磨了五十年的，你對你底朋友宣說，『我還不老；』你對青年的人們發出鼓勵，讓他們看着你而欣幸自己底青春。當你用着因為沈重的肺病而嘶啞了的喉嚨宣說着你還要掙扎的時候，你可知道死神已經站在你底面前，不再容你逃避了呢？而當你躺在那鄉村的病榻上，看着瘋癲的妻發着殘酷的傻笑，惟一的孩子已被裝入了棺木，你自己已經自知生死的仗已經敗北，而從枯乾的眼裏滲出眼淚來的時候，你那時想要告訴為你送終的朋友的，是一些什麼言語呢？你沈默了，永遠地沈默了，將你底最後的言語關閉在你底緊鎖的口裏，帶到墳墓裏去了。

將光明帶到世界上來，而自己卻活在黑暗裏的，是你。將希望寄與了年青的一代，而自己底心底裏卻寂寞着的是你。孩子們繞在你底週圍，因着你底教育和影響而長大起來，變得強壯，變得健康，而你，你卻如同一株老樹，在眼看着孩子們來到你底蔭下的時候，自己反被生活底雷雨所摧毀了。

你教育了一代人，但是，你卻是無名的。孩子們用眼淚來記念着你，但是，你卻是無名的。鄉村蒙塾裏的先生，兒童學校裏的教師，地方報紙副刊底編輯——沒有誰會知道你，除了你底友人，沒有誰會感激你，除了你自己所教育的後代。在鄉村的茅舍裏，在陰暗的，古廟一般的小學裏，在嘈雜的，有小印刷機喧鬧着的報館小樓底一角裏，你如同一個囚徒蹲踞着，抽着廉價的烟捲，捧着你底朋友所寄給你的，或者你自己用那從些微薪俸裏掙節下來的錢所買來的新出的書報，一字一字地讀着，熱心地讀着，在不斷的嗆咳裏，感激得流下眼淚。把你所知道的告訴給年青的人們，他們愛你，如同愛自己底親密的友人，他們尊敬你，如同尊敬自己底嚴厲而且仁慈的父兄。在看着一個一個的孩子長大起來，離開了你，向着更廣大，更寬闊的天地裏奔去的時候，你有着衷心的，喜悅的微笑，然而，在你底微笑裏，你卻又是多麼寂寞，而且多麼地傷感。

你看着世界，忘記了自己。世界對於你，是多麼光明，多麼有着無限燦爛的未來。

你熱情地，感激地，信任着一個未來，一個光榮的未來。你深信着年青的一代底勇敢，你一點也不懷疑從那勇敢會結成怎樣有用的果實。你爲着被殘廢的年青的生命們熱情地哭泣，在你底老眼裏你流着爲被虐殺的人們而流下的眼淚。

然而，你自己呢？你忘了你自己。你忘了命運給了你怎樣的一條道路。從這個鄉村你行腳到那個鄉村，從這個城市你漂流到那個城市，貧困，沒有依助，寂寞，病痛，沒有家，沒有妻室，也沒有兒女，像這樣，你生活着，熬着，磨着，忍受着，被人輕蔑而且訕笑着——然而，你忘卻了你自己。一直到四十歲，你纔爲自己找到了一個瘋狂的女人作爲你底伴侶，並且生下一個病弱的孩子作爲你底繫累。在那些不堪的貧民窟裏，在那些暗黑的，凌亂的，繚繞着窒人胸肺的炊煙的房屋裏，你是怎樣地住過來的呢？瘋狂的女人殘酷地傻笑着，你也笑，你底笑是苦的，如同飲着一杯苦的毒汁；病弱的孩子哭着，你也哭，你底哭聲是梗窒的，正像你早經知道這個孩子不能如同別個孩子一樣，他永遠也不會成長起來。你蒙着自己底頭，如同親眼看見了地獄，你戰慄

着，不忍逼視你眼前的實在。你像被追逐的餓狼一樣，你逃跑，但是，你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等待着你的，是一個大的陷阱，等你臨到那個陷阱底前面，你是再也不能還有力量停駐你底腳步了。生活底利齒已經咬緊了你底衣裾，結核菌已經蝕完了你底肺，你底胸，你底腦，你底全身的骨髓。你被人從你工作的報館送回你所生出的鄉村，你底病體被安放在你父親所遺留給你的茅屋，你在那裏等着死。然而，直到那時，你還是不知道死神已經臨近了。你底面前的，你底喉嚨啞了，你不能說；你底手僵了，你不能寫。你沒有遺囑，祇有一個無名的墳堆隆起在你底村頭。

『敬愛的先生，』你底孩子們這樣啼哭。
『無名的聖者，』你底友人們這樣嗟嘆。

然而，那一世的苦難，那最後的語言，你卻隨着你底緊閉的唇，把牠們掩埋在你底墳墓裏去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

伴 侶

霧是沈重的，江面如同掛起了一層純白的罩紗，夜航的小船掛着紅燈，在白色的霧裏時隱時現，好像是失眠的人勉強地睜開的眼睛。江岸非常冷寂，因為這是離開煩囂的埠頭已經有好幾步路程的地方了。

我們沈默地坐着，沒有言語。間或，有一兩個微波從渾黃的江心湧了過來，擊打在石岸上，發出沙沙的響聲，這時，我們就微微地轉一轉身，把默坐着的身體略略舒展一回。

「逸，我們該回去了吧？」望一望那屈着的背，和低垂的頭，我像這樣問了。

「還早吧？這裏坐着比回去的強，」蒼老的嗓音這樣說着，也並不擡起頭來，祇是把那垂着的頭更垂到胸前去。

我點點頭，也並不再有所問訊。爲什麼是該回去的呢？回去，是回到什麼地方？我想起來，那是一所蒸悶的小房，在樓下，小印刷機不斷地軋軋着，終夜印着不知會有誰看的報紙，而樓上，則有人吸着鴉片，把如蠟般黃的臉子對着煙燈，閉着腫起的眼皮，似乎已經死掉。是可厭憎的地方呢。然而，我們是生活在那裏的。

『逸，你憎惡那地方麼？』我輕聲問着，想引起他底談話，然而，他卻祇是緩慢地回過頭來，似乎是那樣疲倦地，微微地笑道：

『我？我已經在那裏住過兩年了。』

接着，他用手摸一摸我底頭，那雖然是枯瘦的手，但卻有着父親般的慈愛：

『我怕你過不慣，你是年青的人。』

他嘆一口氣，搖搖頭，於是，仍然沈默了。

『你是後悔叫我到這裏來麼？』我紅着臉問。

『不，我不後悔。你也得看看什麼叫作生活。』他把頭擡了起來，目光注視着我，

是那樣閃閃的目光，出現在那憔悴的，刻着深的皺紋的臉上，使我不安而且感覺着局促。『生活就是這樣。到處都是卑劣，渾濁。』

我忽然感覺寂寞了。生活是一個陷阱；牠張着口，等待人跌落進去。那裏是黑暗，窒息，沒有希望，沒有光明，而且也沒有伴侶。我想起那抽鴉片的人，當他把鴉片抽足，他會提起筆來，用如枯柴般的手，露出黃牙來，在紙上寫出哲理，教導人如何去生活去。那是悲慘的，那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社會新聞，社會新聞，永遠是社會新聞。穿着鮮豔色彩的衣服的那女人，有時也會來到那污穢的小樓上，斜着身體躺在社會新聞版底編輯底身旁，接過煙槍去，發出色情的笑，奮興地同時又是倦怠地抽着煙，噴出滿房煙霧來，有時她撒嬌似地說道：

『你這小氣鬼，你瞧，這麼熱天我還穿夾衫呀！』

於是，那閉目冥想的編輯先生就忽然把眼睛一睜，伸過一隻戰慄的手來，把那

女人底大腿重重地擰一把，用傷風似的鼻音模糊地回答道：

「騷貨，又要打我底主意啦！哼，沒啦……」

一切都是恐怖，令人戰慄的怖恐。然而，這是能逃的麼？我想起那患着沈重肺病的校對，他苦惱地嗆咳着，伏在案上，高聲唸着所校對的一切新聞稿件，有時不信任似地皺一皺眉，有時卻極高興地大聲發笑，笑聲還不曾斷，接着就又嗆咳起來了。等到午夜已過，當一切的稿件都已校對完畢之後，他就在房間底一個角落裏攤開他底被褥，並且點起煙燈來，開始他底安息了。他吸得很少，很節省，並且還替編輯先生煮着煙，有時就到編輯先生底舖上去稍稍躺一兩口，雖然祇是一兩口，卻感覺着極端的滿足。十幾年，也許有二十年，那校對就是像這樣過去了。當黎明到來的時候，他就躺在房角裏，他自己吐出的濃綠的痰邊，發出不斷的嚶語來。

「悲慘的，」我自語着，身體微微地戰慄。

「這還不是最悲慘的，」逸回答着，溫和地，然而陰鬱地笑了，他似乎想哭，但是，

他有着一個中年人底矜持。『你還年青，你還要看見更多的悲慘。但是，有一天，你會衝破這悲慘的網，好像一頭衝破了牢籠的鳥兒似地，飛到天上去的。』

『飛到什麼地方去？』

『飛到天上去，遠遠的，明朗的天上去。』

一隻巨大的輪船在江面緩緩地向着下游駛去，從朦朧的霧層裏，透出無數的燈光，好像是一個大的建築在那江面浮動。我有着一個渺茫的希望，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坐在那隻大的船上，在霧裏，向着遠遠的地方駛去，向着一個快樂的，有光明的地方駛去——那裏有太陽，有月亮，有如同珍珠一般的繁星。

『是的，逸，我不會在這裏住得很久。真的，這地方我住不慣，』我說着，看看逸底臉面，那臉面是說着難耐的寂寞和淒涼的。我又說道：『你也不能在這裏繼續着住下去，你已經給折磨得夠了。』

『我？』逸怔了一怔，擡起頭來。眼睛裏又發出了那閃閃的注視；『不，我是能住

的。我什麼地方全能住下去——」

他感覺疲倦了，似乎是因爲過甚的疲倦，使他不能繼續說話。他把眼睛轉向江流，一直注視着，直到最後，一滴渾黃的眼淚從他底眼睛裏流了出來，緩慢地流下了他底憔悴的面頰。被折磨了的過去，受罪的現在，難以想望的未來和將臨到的老年，孤獨，衰弱，和疲倦，全使他感覺着有一點過於重累。那是一個壓力，壓得過於沉重的。我們沿着江岸，被着濃霧，慢慢地走着，穿越過熟識的市外的田野，又回到市內，在每一條馬路上遲緩地移動着腳步，好像難得覓到棲枝的夜鳥似地。

「逸，我在這裏是不是多餘的呢？」我想到我在那小樓上，每天忍受着鴉片底臭味，但是不能找到一點工作，就這樣問了。

「每個人在這裏都是多餘的。在這裏，一切都是多餘的。」逸回答着，把腳步移動得迅速起來，好像要逃避我底更多的詰問。他把頭更低了下來，背部顯得更爲僵屈，而腳步，也移動得更快起來。

當我們回到小樓上面的時候，那可憐的校對已經躺在他底角落裏，抱着他底煙槍，沈沈地熟睡了。

一個月以後，逸把我底行李安置了在那駛向下游的船上一個統艙舖位裏以後，我們就一同來到船邊，扶着欄杆，望着在黃昏裏垂向遠遠地平線外的夕陽。江水激厲地擊打着船邊的木板，濺起渾濁的水沫。黑暗快將惠臨江面了，祇須一刻以後，船就會離開埠頭，在黑暗裏向着下游摸索去。

「去罷，去試一試，去看一看，去學一學。生活是艱難而且複雜的功課，」逸說着，聲音慢慢地變得戰慄而且淒哽起來了。他從身邊掏出一個小包，捏住我底手，繼續說道：「這是二十塊錢，是我兩年底積蓄。我沒有伴侶，沒有親人……我老了……」

我接過那小包來，止不住地抽泣起來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

童 年

寂寞的童年，

悲慘的童年，

被埋在古屋裏的，

陰暗的童年呀！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記熟了這樣的詩句。在記起這樣的詩句的時候，在我底眼前就現出那埋葬了我底童年的古屋來了。陰暗的古屋，和你那沒有陽光的陰森的黑暗，對於你，我是應當有一滴眼淚的呢。

在一個小的邊城裏，十字架突出來。這是一個荒涼的小城，人口是這樣稀少，而

且，永遠是保持着那不破的岑寂和沈默的。很少有過客從這裏經過，沒有販賣牛羊和布疋的商人，祇有在市集的日子，纔有鄉下人到城裏來，把一條安靜的街道熱鬧過一個早晨以後，於是，便把小城又遺留給無限的靜穆了。小城不是人底，卻是遺留給上帝的呢。因了一個年老的牧師底遺囑，應當募集捐款在這城裏建立一所上帝底屋子，於是，不知道從什麼年代起，這座古屋便開始把牠那高聳的十字架突了出來，如果在晴明的日子，從南門進到城內的街道上，遠遠就可看見那十字架以慘淡的金光神蹟似地閃耀着的。

然而，古屋卻是陰暗的呢。蒼然的爬壁籐爬滿了整個建築底外壁，一直爬到壁頂。教堂裏面，用白底紅字寫着的，是摩西底十誡，好像是直從摩西底時代傳留下來似地那麼斑駁了。窗上，暗色的玻璃雖然已經剩下不多，但是，光明卻是從來不許從外面的天上來到這所上帝底屋子裏來的。在後園，叢生着蔓草，沒有花，沒有樹，有的祇是荒慘和寂寞。緊連着教堂，一排連立着的，是三間低矮的小屋，在這裏，沒有陽光，

永遠祇是陰森的黑暗。這裏，終年是潮濕和腐爛。幽靈一樣地每天在這些屋子裏搖幌着的，是一對年老夫婦底影子，那自從有了教堂以來就住在這裏的教堂執事和他底年老的妻。

仁慈的老人們！以父母一般的憐憫收養過我，使一個孤兒不致於餓死在被拋棄的地方的，是你們！對於你們，我也有着一滴眼淚呢。

教堂執事，年紀太老了，已經衰頹得不能久坐。他多半的時候躺在他底小屋裏的牀上，在白天也做着不斷的夢，並且用枯啞的嗓子說着和平的，倦怠的嚶語。祇有在禮拜日，他卻很早起來，躺在教堂裏那寫着十誡的屏風後面，用熱茶招待着從四鄉來的信徒。

「德明哥，你早。」

「胡興哥，你早。」

年老的執事於是就笑了一笑，躺回靠背的椅上，用手做出一個打恭的姿勢，隨即把白的鬚鬚分開了在口唇底兩邊。

『永愛，拿熱茶來呀，』他閉一閉眼睛；他感覺着疲倦了，但是，同時，他忽然記起似地說道：

『德明哥，你一年沒進城啦，唉！我記得你瞧，我們永愛長得這麼大了呢。』

或者，他轉向另外的一個信徒，拍拍自己底衣裳道：

『胡興哥，你瞧我們永生穿了新衣裳了。今天禮拜，敬主呢。』

聚會的人，往往不會多的。有時是十五，有時是十八；但是，有的時候卻也祇有五個或者八個。老執事站在聖壇上去，先閉下眼睛，默禱着，聚一聚那過於散漫的精力，於是，戴上眼鏡，指定一首聖歌，而全體的會衆就開始一個寂寞而疲倦的合唱了。執事底聲音是枯啞的，唱得沒有抑揚，也沒有節奏，因此，他時常停頓下來，祇聽着別人是怎樣把一首聖歌緩慢地反複完畢。

執事底妻子，那年老的婦人，她想把自己底聲音極力提高，然而，她不能在聽着執事底斷續的祈禱的時候，她自己記了起來，她來到這所古屋已經是二十二年了。初來的時候，這教堂是那麼輝煌，然而如今，卻這樣破落，而且，自己也年老了。一生過去得真快呢。她祇願她能夠死在這屋子裏……

『這屋子呀，德明哥，』在禮拜完畢之後，老婦人往往指着自己底矮屋對着最後離開的人這樣訴着苦惱，『這屋子，我來了二十二年了。你看，陰慘慘的，坐一世的牢呀！』

聽訴的人望望那陰暗的，沒有陽光的，完全被壓在青蒼的教堂牆壁下面的低矮的房屋，就嘆一口很長的氣，安慰地說道：

『造得是糟呢！當初我就說這太不向陽，』於是停頓一下，接着又說，『總算有了小伴了，兩個孩子都大了哩，都乖，又聰敏。』

兩個孩子，那中間的一個就是我，另一個，卻是一個比我大過五歲的女孩。我那

時正是七歲。童年呀！

童年，寂寞的童年。對於你，唉，姐姐一般地護持過我，使我在稚弱的童年裏得到了愛底摸撫的，我底眼淚是應當爲着你而最初流出的吧。我記得，我那時是被叫作永生，你是叫作永愛，我們是被遺棄在不同的角落，卻一樣地由於那年老的夫婦底仁慈，依着上帝底旨意，先後被帶到這古屋裏來的。在這古屋裏，有着我們底童年。我們底童年是怎樣過去的？

你，雖然你也正是一個孩子，但是，你卻已經好像一個真正的姐姐和能幹的兒媳了。你伺候着年老的，你照顧着年小的。你天使一般地在整個屋子飛翔，給了凡是你底眼睛所掠過的人一種衷心的喜悅。但是，你底臉面是多麼蒼白啊！

而且，你是多麼寂寞，除了對於上帝和我，你在人前總是沈默。

我不能忘記，每當傍晚，你是怎樣牽着我偷偷走進黑暗的教堂。我那時是多麼

膽怯，但是，你卻是多麼勇敢。你熱情地祈禱着，你好像在說着無休止的祝望，好像你已經用你底眼睛看見了遙遠的天上的榮光。你跪在聖壇前面，並不低下頭來，也不閉下你底眼睛，像別的人祈禱的時候所做的；你卻把頭仰望着天上，你底大的眼睛發出了那麼深遠的光輝，似乎是照耀了整個的黑暗的聖殿。

『姐，你爲什麼哭？』

『不，弟弟，我不是哭，我是快樂。天上，是快樂的。』

而且，是多麼悠長，多麼慘澹的夜晚呀！在那陰暗的小屋，當一切都已靜寂，整個的城都已安眠，連年老的夫婦也發出了沈重的鼾聲和模糊的嚶語的時候，你卻仍然坐在淒弱的燈光下面，安詳而又疲乏地縫補。

『姐，我怕，』我說。

『你怕什麼？』你母親一般地詢問。

『我怕魔鬼。』

於是，你笑了。在燈光下面，你有着如何慈愛而美麗的笑！

「姐在這裏，魔鬼不會來的。」

「我要你來睡，」我固執地說。

「等一等罷，弟弟，等我跟你把紐子縫好。」

而我，就沈沈地睡眠了。

寂寞的童年，

悲慘的童年，

被埋在古屋裏的

陰暗的童年呀！

和世界，我們是整個地隔絕着，我們幾乎不曉得在我們底牆壁以外還有着一個世界。我們沒有朋友，沒有遊戲。年老人底影子，我們自己底影子，這就是我們所能熟識的侶伴。除此，我們還有什麼呢？在陰暗的教堂，我們有着一一些幻想，在荒涼的後園，我們有着一一些恐怖。

「姐，耶穌是穿着紫衣的麼？」

「我沒有看見過。可是，我知道，耶穌是穿着破衣的。」你說得那麼虔敬。

寂寞地過着，無歡地生長，像壁上的爬壁籐一樣的，是我們。每個月，老執事從總會領到他底十五串錢一月的月薪，我們就在這蔭庇下面生長起來了。

一天，在薄暮的時候，從省城來了一個年紀比較輕些的老人，帶着總會所發的委任的信件。這是新來的執事。老執事從牀上爬了起來，招待他底後繼者，正如在每個禮拜日招待從四鄉來的信徒一樣。

「聽說還有兩個孩子呢，是麼？」

「孩子麼？是我自己養大的，」老執事回答。

「上帝祝福他們！」新來的執事這樣祝福了。

於是，夜晚就來到古屋裏來了。

新來的執事把自己安置了在那寫着十誡的屏風後面，但是，教堂旁邊，在那一連三間的低矮的屋子裏，油燈卻仍然燒着。老執事把頭俯在矮小的桌上，似乎已經沈睡。然而，執事底妻子卻不斷地催促道：

「怎麼樣呢，老頭子？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去？」

她氣憤着，她想毀謗上帝，但是，她不敢。

「怎麼辦呢？難道就這樣叫我們走麼？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去？」

「嗯哼，怎麼辦？上帝底意思……」老執事把頭擡了一擡，但是，好像立刻感到不能支持的沈重，頭又俯到小桌上了。

『上帝底意思？上帝這樣欺負好人，這樣不曉得好歹麼？我們底田地都捐給上帝了，我們底房屋也獻給上帝了。我們沒有一個錢，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叫我們去討飯？』

『上帝底意思呢，婆婆！別人住過神學的，我們……』老執事連頭也懶得擡了，他祇是覺得疲倦，一條路途已經走完了的疲倦。他不埋怨上帝，但是他也沒有感激上帝的心思了。

如豆的燈光慘澹地照着，好像立刻就要熄滅似的。老婦人默默地望着油燈，又望着老人底灰白的低垂的頭。她變得軟弱了，突然衰頹下去了。

『上帝底意思，能怎麼辦呢？』她自語着，而一切就全都靜寂了。

寂寞的童年，悲慘的童年呀！

年老的去了，年幼的被留了下來。

「姐，我怕。」

「怕什麼，弟弟？」

「怕那新來的。」

於是，在你底臉上浮上了寂寞的笑。

我記不清我們是怎樣地分開的，我記不清我是怎樣地分離了你的，唉，我那寂寞的童年底侶伴。

「姐，睡。」

「不，弟弟，我不想睡。」

「你想什麼？」

「我不想什麼。」

「姐——」我叫了；在你底眼裏，有着晶瑩的淚珠。

「你會念着我的，我底弟弟，」你影子一般地飄到了我底牀上，伏在枕上了。

第一次地我學會了默默地哭，流下了第一次的無言的眼淚。
而你，就永遠不會再在我底眼前出現了。

我一個人被留在那新來的執事底家中。但是，在那家庭裏，我也不會住到一年。一個好心腸的人把我帶到了省城去，慢慢地，我變得對於一切的古屋發生憎厭了。但是，我記念着那度過了我底童年的古屋，和那古屋裏的每一個人。年老的夫婦呢，如今應當已經在天上得到安息了吧？而我寂寞的童年底陪伴？如果她還活着——我也願她平安。

但是，我記起另外的一個古屋來了，那是在另外的一個小城。在一間由古廟改建的小學校裏，在我底同事中間有着一位年青的女教師。在我們每天早晨相見的時候，她總是現出一個微笑來，並且輕輕地問候道：『您好！』但是，她那微笑卻是多麼寂寞啊！有一次，我提醒她說：

「碧薇，你笑得太寂寞了！」

她卻笑着回答說——仍然是那麼寂寞地：

「我有一個寂寞的童年。」

我望了她一眼，自己也寂寞地笑了：

「寂寞呀，寂寞的童年！」

一九三六年，四月。

草 野

平 原

平 原

平原是豐饒的，產生着穀米。穀米堆積着，發着霉，由金黃變成黑色，然而，我們底農民是飢餓的。飢餓燃燒着曠野，人們和牛們一同在田野喘息。

軛是太重了呀，沈重得使皮肉破裂，槍痛錐着心，然而，眼睛裏卻不能流下眼淚，祇是現出血紅的絲絡，燒着憤怒的火焰。

湖水平靜地躺着，溪流貫穿着平原，潺潺地流着，發出愉快的響聲。人們底心卻沈重下來，抱怨着天和地。

『有什麼可以快樂的啊！』

日子流過，火燃燃着，又熄滅了，如同炊煙，散佈在天空，流盪着，又逐漸消散。

日子來，日子去，倉庫堆滿了穀米，發着霉，由黑色變成泥漿。催租的人來，帶着人去。土地生產着，然而，生產着又能怎樣呢？

茅舍裏，炊煙變得稀薄。家禽變得絕蹟了，狗也不再向着陌生的來人叫吠。不再聽見年青的媳婦兒說道：「婆婆，又生了兩個蛋啦。」也不再看見年幼的孩子們持着竹竿，把鴨羣趕到橫塘去。

田野是一片金黃。老天爺施了恩典；今年個，塘滿堰滿，穗子吊在稻尖，把稻桿壓得像一個駝背的老人。然而，我們底婦女們卻在心裏憂愁着道：「那裏去找白米款待三太爺啊！三太爺還愛喝一杯酒。」

想着：今年個，老天爺施了恩典，三太爺要親自下鄉來了。往年是荒歉，有個推托，今年個，老天施了恩典……

「湖田八成租，」夥計，我不欺負人呀！大家靠天找飯喫。今年個，老天爺施恩典……」三太爺笑嘻嘻地說着，臉上浮着笑，用火柴當作牙籤，剔着牙齒。

男婦全都戰慄着，老婆婆搖着頭，不時用枯瘠的手搥着自己底平扁的胸膛，孩子們無知地瞪着眼，沈默。

夜底影子爬進了村莊來，遠山是一堆無情的烏石塊，人們望着牠，想着，這世界是不成一個世界了；想着，用鋤頭恨命地掘罷，讓那烏黑的石塊迸出火花。

『世道又是這樣不好，這今年個，不能像往年的啊！』三太爺繼續說着，好像剛剛喝下的酒已經解了酒力，笑嘻嘻的臉面忽然變得嚴厲起來了。

平原躺着，無聲地憂鬱着，而在金黃的禾田裏，不知有誰點起了火來；禾田燃燒着，金黃的穀稻，被當作了亂生的野草。

夜

夜啊，黑暗的夜！沒有星，沒有月，沒有星星對着人們眨眼，使人們感覺臉上是浮

着愉快；沒有月亮照耀廣大的平原，使人們感覺生活底豐饒。

年月底積累，平原變成了荒蕪。人被帶走，被驅逐，從自己底老家。年老的眼裏偷偷地包着眼淚，無知的孩童們放聲啼哭，女人們撕扯着自己底頭髮，向着男人底背影奔去，或者把自己投向了村前的池塘。

「再見罷，村莊！」

「再見罷，爺爺和姑娘！」

「再見罷，女人們！」

「再見罷，我們底孩子！」

年月底積累，人們底臉面變成黝黑，衣服變成襤褸，手和足已經不再感覺疲乏，憤怒的火燒焦了眼睛。

「把什麼用得着的傢伙全帶上啊！」而人們，就帶上了自己底傢伙，一管土槍或者一根矛，一架火銃或者一把鐮刀。

人們輾轉着，突過了平原，轉向着山地——從山頂，又俯望着平原，羨慕着城市。平原是豐饒的呢，城市裏有着更多的財富。

「然而，我們需要更多更多的兄弟！」

夜是黑暗的，沒有星，沒有月。

「不要像難民一樣的啊，守守紀律罷！」

「唔，守守紀律罷，我們又不是喫大戶。」

是狂風掃過了大地，是怒馬在作着馳驅；風吹着，在平原上面，然而，卻沒有馬蹄，祇有人們底赤腳在輕捷地移動。

「到什麼地方去啊？」

「到城裏去！」

於是，風吹着，人們散開，又集合，跌倒，又爬起。平原咆哮了起來，赤色的弧線佈滿

了夜底空間。

「倒了麼，兄弟？」問着，感到自己底胸膛也正像裂了一個大孔，於是，蹲了下去，從自己底兄弟手裏拔下了那一根祖傳的長矛，來不及給他底遺容作一個最後的注視，就向着鐵絲佈成的密網衝了過去。

城，在黑暗裏屹立着，空虛的城裏，燃燒着衝天的火焰。火焰如同信號，給了人們以頑強和固執，引誘和鼓勵。

「步槍真是他娘個好傢伙啊！」

「頂好的是機關鎗。」

機關鎗從沙堆後面伸出頭來，發出着無休止的威脅和呼嘯。子彈成扇形地放射出來，造成了奇異的火花。

「機關鎗是可愛的啊！我×他個娘的機關鎗！」於是，俯伏起來，如像猛狗看準了目的物，把牙齒恨命地磨着，向前撲了過去。

歡迎啊，太陽，從地底裏湧上來的！你照耀着我們，使我們底臉面變成黑色，使泥土發出香味。你從原野來到城市，使城市裏開出了無數鮮豔的花朵。人頭攢動着，齊聚着在廣場上面，布招上用拙劣的字蹟所寫的是：『我們追悼着死去的兄弟。』

然而，沒有人哭泣，沒有人用眼淚作着祭祀。人們昂着頭，想着無盡的轉徙，想着從身邊失去了的熟識的兄弟，想着在原野上增加了多少無家的孤兒，在茅舍裏會有多少的寡婦忍住哭泣。

旗幟飄揚着，人們咬着牙，發着誓。

可是，太陽！——太陽，你底臉面爲什麼罩上了雲翳？

河裏，來了四艘砲艇；

天空，轟鳴着無數的飛機。

『啊啊，帶上食鹽和糧米！』

『啊啊，帶上藥材和布疋！』

『啊啊，每個人帶上自己底武器！』

『再見罷，啊，再見，我們底城市！』

落 日

太陽沈落了，落在鐵道以外的遠處的田野裏。田野是平靜的，躺在慘白的月色下面。

秋風在吹，溪流卻停止了歌唱；湖波靜止着，因為牠是過於悲抑。

在鐵道旁邊的田野裏，躺着一個受了傷的兵士，他望着落日，同時，在記憶着是怎樣失去了他底武器。

是用性命換來的一挺鎗啊，那麼小巧的一挺機關鎗！他想記一記他會在那挺小巧的鎗上瞄準過多少次。

是爲什麼呢？是怎樣的一回事？

是在南大街底街口，一堆沙包背後——天上，有鐵鳥震響，從河干，砲艇發着砲——成羣的敵人在街口外面俯伏，然而，不能衝進，因爲他們知道，這裏有三個兵士和一個優良的射擊手。

『大隊該走完了麼？』

『我們也該走啊。』

『讓我在這裏堵，你們從北門快走。』

鎗手記不起來他是怎樣來到了這裏，是怎樣就躺在這美麗的田野上的。他想

不起同伴們已經到了什麼地方，而他自已，從什麼時候起失掉了他那小巧的兵器。
鎗手望着天上的鎌刀似的月亮，流下了眼淚。他想試着從地上爬起來，然而，他已經失去了氣力……

『再見罷，夕陽！』

『再見罷，月亮！』

『再見罷，同伴們！』

『再見罷，我們底城市和村莊！』

城市裏，還遺留着砲火所點燃的燼火，然而，秋風卻寂寞吹到平原上來了。

秋 風

秋風吹着金黃的禾穗了；
禾穗是多麼飽滿的啊！

秋風吹着平原，秋收的時候到了。人們底心裏充滿着欣喜和危懼：這麼許多的穀子，全是屬於種田人的麼？

平原是豐腴的，在昔年：由湖泥淤積着，成就了今日的黑色的泥土。黑色的泥土生產着豐饒的穀米，供給着世世代代的人們底糧食。然而，世世代代的人們匍匐在平原上面，望着穀子被挑走了，而自己卻感覺着饑餓。

「今年個，時世不同啊！可是，唔，說假話吧。這麼許多穀子，全是屬於種田人的。」種田人們懷疑着，欣喜，而又恐懼；而秋風，就在正要收穫的時候吹起來了。地主們回來了，沒收了穀子，也捉了人去。

秋風吹着平原，平原是豐饒的；金黃色的穀米堆積着，因着年月底積累，而化成了泥漿。

一九三六年，八月。

池 畔

越過嶺巔，順着山路下來，大池就在面前了。說是池，其實卻是一個小湖那麼大的，但是，人們仍然管牠叫做大池。山溪潺潺地響着，從不知什麼地方流來，灌進池裏去。

暮春，桃花開始零落的時際。池邊，微皺的漣波上面，浮着一些殘敗的花瓣，使人禁不住生出惋惜的心情。女人們搭了起來，預備洗滌衣物的石埠頭旁邊，堆積着一些腐爛的草蓆和破衣，使四圍更其現出了荒涼的景色。

微風息索，有時發出沈痛的哀吟。連接着幾個春雨的日子，天氣仍然是陰寒的，不像這已是到了暮春。午後的太陽是稀薄的，現得異樣地慘澹。山坡上，松林沈重地喟嘆着，一會兒高聲呻吟，一會兒又好像還沒有充足的氣力，就把那無力的尾聲暗

暗地咽下去了。

於是，一切就變得那麼靜，靜得連池水底蕩漾和松針落下的聲響也竟能聽出來。

我立在山坡上，望着池水，聽着松風，正如一個從遠地歸來的旅人在看到故園底第一個標識所感到的那樣，不自主地感覺着悲愁了。池水是清澈的，那麼靜；池畔全植着垂柳，有些且把那新發葉的枝條漂在水上。這些柳樹也許有幾株是我自己栽植的吧？然而，這是無法辨認的。一陣微風過後，池水就皺了起來，生出許多細微的波紋，而柳枝也就輕輕搖擺，發出低低的嗚咽。

大池還是老樣呢，好像一點也沒有變動——我想着。難道時間在這裏竟不會留下牠底痕迹麼？幾年以來，啊，應當是十年了，世界真是翻了一個大轉身！大池旁邊是怎樣呢？不是和別的地方一樣麼？人們被煎熬着，在苦難裏掙扎着。年老的一輩應當快要折磨得沒有存在的了，壯年的人們，也許不會有許多剩下來的吧？大池底水

是應當騰沸起來，甚至由騰沸而乾掉的。

然而，大池還是老樣呢：池水還是這樣清澈，這樣平靜，連池畔的柳枝也還是照着老樣在搖擺着呢。

在往昔的年代裏，我想着，有着少女和寡婦所生的孩子在這裏被投到池裏去，連着血迹未乾的褻布；有受委屈的婦人到池邊來自尋短見，將自己投到水裏，或者掛在柳樹枝上；甚至也有年青的男子被逼迫着到這裏來了結自己底少壯的生命。而且，爲着爭搶池水底灌溉，在六月乾旱的時節，不是有村人們不顧性命地互相毆鬥的麼？

如今，還有人倒斃在這裏麼？水還搶麼？如今，在池水底裏，誰知道有沒有一兩片槍彈殼或者一兩枚未曾爆裂的炸彈被埋在那裏呢？

但是，在大池旁邊，從來是沒有像這樣荒涼過的。無論在山坡，或池畔，都看不見一個人影。從山坡望過去，大池底彼岸，田野多是荒蕪着，祇有少數的幾塊裏面長着

青黃的麥苗，然而，是那麽萎瘦，稀疏，那麽沒有蓬勃的生氣。赤裸的，和雖然犁過卻未曾播種的田裏，麻雀成羣飛着，互相追逐，從池子這邊飛過去，落在田間，又從田間飛回來，鑽到林木深處，就不見了。一隻老鷹從田裏攫起一條還不能敏捷地活動的小蛇，沿着池子打了幾個旋轉，就儘着向上騰飛，一直衝破雲端，變成一個黑點，隨後也不見了，似乎是在那高空裏隨伴着牠底攫獲物一道兒得到了滅亡。

我把眼睛低下，感嘆地望了望四周，幾乎不知道我是來到什麼地方了。我穿越着松林，想尋覓一處昔年曾有茶亭的山坡，從這裏，是可以看見村莊南端的柏樹的。但是，茶亭卻已經不存在了，連一點廢墟底遺迹也竟是找不到。我又回到池畔，在山坡上頽然坐下來。

陽光從頭上的林蔭裏斜透過來，但我不能感覺任何熱力。我想着村裏如今該是變成了什麼模樣——在那裏，一別十年，也許連一個相識的人也會找不到的。父親還在世麼？那可憐的老人在年代底過去裏有了怎樣的改變呢？哥哥呢？哥哥還是

在過着他那可憎厭的生活麼？母親底墳上如今會不會已經長起了青草，或者還是正如十年以前一樣，祇是一堆慘淡的黃土？我不能想。一切對於我都已變得這樣隔膜，這樣生疎了。

湖水低吟着，松風卻已經變得異樣地淒厲，好像在泣訴着無限的哀愁似地。

我倦怠地坐在山石上，一切的思想在我底心裏朦朧起來了。想着從那古舊的家出來的時候，父親就已經有了斑白的頭髮，那是在母親死去的那年，父親底頭髮在幾個月之間就變了顏色。哥哥是一個賭徒，一個醉鬼，並且時時跑到鎮上，儼然一個紳士似地，躺在煙鋪上抽着鴉片。有時候，父親從村裏拄着拐杖，趕到鎮上，走進那個陳列着煙鋪的燕子窠裏，就用拐杖敲碎了那擺在兒子面前的煙燈，並且跪在兒子的面前碰響地磕着頭，打着自己底臉，好半天爬不起來。

母親死的那天下午，哥哥還是躺在鎖上的。

『××，你是你姆媽底好兒子，你姆媽疼你，老子疼你，你不要學你那哥哥！』父

親葡萄在母親底遺體旁邊，眼淚流滿了一臉，這樣不住地說着。

回到縣城，把學期完畢；假期回來，把母親底棺木送到了村南柏樹蔭下的祖墳上以後，一晚，父親在那空虛了的廂房裏又嗚咽着說道：

『你不要去到那麼遠的地方去罷。你去做什麼？我老了，你留在我身邊罷……』
父親不能說下去，祇是抽咽着，搖幌着他那斑白的頭。

『在家裏又做什麼呢？像哥哥那樣當紳士麼？』

老人沒有言語了。他望望那四圍的泥壁又望望自己底兒子。他知道，這從祖父遺留下來的老家是不能再遺留給自己底兒子了。牠對於年青的一代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他們對牠是不會再有留戀的了。他於是深深地嘆了氣，垂下了他那斑白的頭，低低地喃喃道：

『好，去罷。我知道，這老家不是你底地方去罷，我捨了你。我知道，你去了就不會回來的。從小你就硬，如今你翅膀健了，你喜歡飛，你就飛罷。』

煤油燈慘澹地照着老人底枯瘦的黃臉和黃色的泥壁，那時，哥哥還沒有回來，也許正在鎮上醉着，或者，正躺在煙鋪上和紳士們高談着鎮上近來出了歹人的新聞吧。

於是，是那些風暴的，熱情的年代來了。一個神奇的城出現了在地面上，一切的青年人，從各個鄉村，從各個市鎮，全奔向着那輝煌的，那寄託着他們底景慕的城裏去，有的從那時候起就變得顯達，成爲了人們底羨慕的對象，有的，卻在那些風暴裏面樹上的鮮花似地被摧殘了，落在泥塗，被人踐踏，就不知道蹤影了。

一滴眼淚不知不覺地流到了我底臉上，我忽然意識到，我正是一個盼望着自己底家園的遠道歸來的兒子。

陽光忽然變得陰慘了，松濤接着也悲切地嗚咽了起來。

池子那邊，不知在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人。他背着一個用竹桿撐成的撈網，竹篙子拿在手裏，腰間繫着一個篋筐，緩慢地走下池來。雖然是在這暮春的時際，他卻

仍然穿着厚重的，臃腫的短襖，並且不斷地咳嗽着，嗽聲從池水上面飄了過來，顯得異常空洞。他先將赤裸的腳在水面試試，然後捲起褲腳管，謹慎地把腳伸到水裏，沿着池邊，安下了他底撈網。他底動作是非常認真的，而且緩慢的。然而在這種時節，能够撈得着什麼呢？

我奇怪着，就穿過柳樹底林蔭，繞到池子那邊，看着他。他似乎也驚覺了有人來看他，也把頭擡了起來，朝我望了一眼，那眼睛是顯示着稍許的驚異的。他大約還很年青，有瘦削的臉面，深陷而無神的眼睛，和尖削的下巴。他望了我一眼之後，仍然低下頭去，謹慎地把擔子朝着網邊進逼着，接着把網從水裏提了起來，但是，所得到的卻祇是一些不斷地流了下去的水滴，連一條小魚混子也竟沒有。他搖了搖頭，又把撈網推進水去，但是他卻並不注意自己底網，卻把頭擡了起來，朝我望着，這一回，簡直是若有所問地對我端詳着了。那深陷的眼睛使我忽然記了起來，這正是同村的旺生哥兒。

可是，卻是他先叫了起來：

『是么叔麼？』他底臉上微微現出一點紅色，似乎有些害羞，一面做出像要從水裏爬上來的樣子。

『你撈罷，』我急忙說着，阻止着他。『你是旺——』

『是的，你老，』他一隻腳站在水裏，另一隻已經踏到了岸上，就那麼呆站着，似乎有點畏怯。『你老還記得？』

『是旺生哥兒，怎麼不記得？』我說着，想着旺生哥兒今年也不過二十來歲，就有這樣老，我不禁說道：『旺生哥兒成了大人呢。』

『么叔也是大人了呢，』他把一隻腳縮回了水裏，兩隻腳不安地移動着；『么叔是得了哪個底信？』

『哪個寫信我的？』

旺生哥兒驚奇地擡起頭來，然後，似乎忽然記起了這對面的原不是一個從鎮

上或者從縣城裏回來的人，而是一個不知怎樣又從黑暗的陰影浮現出來的人，就把頭又低了下去，好像對自己說着似地：

『藹爹過世快半月了——』

我怔了一怔。那麼，那可憐的老人終於死去了。我沒有悲哀，我祇感覺着異樣的平靜和空虛。我什麼也想不起來，我底心空得使我自己幾乎窒息。忽然，好像堤防忽地潰決了似地，心裏一陣酸，眼睛就不自主地濕潤了。那可憐的老人，在臨死以前也許還在盼望着自己底不知下落的兒子吧？

『么叔也太……』藹爹斷了氣，眼睛還一直閉不攏，是南頭茂山三爹來勸了好一會，還在柏樹底下放了十幾銃，喊着么叔回來了，這纔把眼睛閉了的……么叔做什麼不寫封信回呢？』他責備似地問了，眼睛突出着，仔細地端詳了我好一會，看見我祇是沒有回答，於是又說道：

『自從么叔出了門，藹爹就沒有往年健旺了，把館也辭了，見了人也不大說話。』

大叔一天到夜在集上鬼混，一錢事不做，幾石好田敗完了。可是，總算是讀了書底好處，上年子在鎮上團裏幹公事，幾個月光景也很撈了幾百洋錢。藹爹下土的時候，還很熱鬧呢。可是，那些好田地，要想再撈回來，怕就難了。」

旺生哥兒嘆了一口氣，又咳嗽起來，似乎也在悼惜着那家業底凋零，於是，把擋子不在意地擋了幾擋，忽然問道：

「么叔在外頭真沒遭到凶事？」

「遭了凶還能够回來？」我勉強笑了笑。

「茂生當舖底四老板說是在漢口還親眼看見……」

「都是瞎說。」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始，風已經急厲地號着了，池水震蕩着，柳枝全發出哀切的吟聲，松濤尤其響得可怖。旺生哥兒把網舉了上來，仍然是什麼也沒有得到。於是，絕望地望了望天——天上，幾朵烏雲正在幻變着，太陽早已不知道隱到什麼地方去

了。

「下了好幾天雨，早半天剛晴起來，這一下又變卦了。——什麼事都難講。」
他接着嗆咳了起來，滿臉漲得通紅的。

「不大舒服麼？」

「哪裏，去年冬天到沙河口做堤工，給頭腦打了幾扁擔，吐了點血，又受了冷，今年就咳了這一春。不曉得是不是癆——」

一層陰鬱的影子忽然罩上了那因為嗆咳而漲紅的臉面。我想着這會是村裏第一個活潑而結實的孩子也竟然變成這樣，就不知道對他說什麼的好。

「你父親還好麼？」

「你老問我伯伯也還不是那樣勉強過。人是老多了。」

「這幾年大家都過得還好？」

他搖搖頭，把深陷的眼睛閉了閉，似乎是說着這幾年大家所過的生活不是用

口說得出來的。

『你老看看這樣子！以前，哪有這樣子的！唉，世界真是翻了一個大轉身了，田地都磨掉了一層皮。自從那年子起，到如今，沒有太平過一天。幾年大荒年，不餓死人！哪個不要命？哪個不想活？還不是沒法！從前年到去年，人慌馬亂的簡直鬧了兩整年，天天抓，天天捉，我也跑出去大半年不敢回來呢。』

他停止着，似乎是在思索什麼。忽然，他從池子裏爬了上來，把撈網拋在一邊，走近我來，親切地問道：

『么叔，外頭到底鬧得怎樣？』

『還不是那樣。』

『不是說快亡國了麼？』

『怕要亡了吧。』

『這種世界——』

田野裏，麻雀依然成羣地飛來飛去，在薄暮裏吱吱地叫着，互相追逐。

「這如今，有田的人都找不到人種了，」他自言自語着，「死的死，逃的逃——南頭屋裏德明哥幾兄弟簡直就不曉得跑到哪裏去了。還有楊家灣裏也有好幾家，男男女女的都不曉得怎樣不見人了的。」

他憂傷地望着田野，我也憂傷地朝着他所望的方向望去。這些田地，在以前不是每年都生長着豐茂的小麥和金黃的稻子的麼？大池附近的田地，在從前，不是八成租也不怕沒有人種的麼？然而，如今卻大半成爲荒地了。

「我伯伯如今也沒有領田種了，祇是打短，」旺生哥兒又說了：「種田種不起呢。幸虧沒有種槁扒叔領了當舖裏八斗秧田，看看是種不成了，到如今還借不出種子來。——么叔在外頭成了親吧？」他忽然記起似地問了過來，臉上浮着一種又狡獪又樸實的微笑。

「成什麼親？一個人都顧不了。」

『笑話，你老——』

『你們也吃了茶飯吧，你和你那敏姑兒？』

他忽然戰抖了一下，似乎感覺了一陣寒冷，把頭低下去了。嗆咳又開始把他那瘦削的臉面漲紅起來了。

『敏姑兒走了——』

『走到哪裏去了？』我驚異着。我記得旺生哥兒底那童養媳婦是一個極其伶俐，又很能幹的女孩，她有一雙大眼睛和常年都是鮮紅的嘴唇，她會說會做，自從旺生哥兒底母親死去以後，她就被接了過來。雖然那時祇有十三四歲的年紀，但是可以說一家都是擔在這童養媳婦兒底肩上的。那時，旺生哥兒大約還祇有八九歲。

『曉得她？那是前年。總是和楊家灣裏的那一羣人大夥兒走的，』他低低地說着，接着又加上一句：『可是，我不怨她。』

『你們吃了茶飯的麼？』

『哼……』

『有小孩？』

『生了一個男的，可是做姑兒沒有奶，就活生生地餓死了。走的時候又懷着身的呢，我就是放心不下這點……』

沈默來了。天色已經傍晚。山坡上，一帶松林幌動着深密而濃重的黑影，說着不可了解的怨語，一時如同哀楚的嗚咽，一時又變成憤怒的喊叫。池水也在岸邊擊碰着，發出波波的不清白的低訴。

『世界果真是翻了一個大轉身麼？』我想着。『也許並不吧？』

而我自己呢？我把我自己翻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幾年，我是怎樣過去的呢？而現在，我是爲着什麼從遠地回到這故園來的？我是來做什麼的呢？是來追悼故園裏母親底墳墓，或者是來看大池旁邊的暮春零落的桃花？我現在應當向着什麼地方去？我惶惑地四面望着，四面好像已經佈滿了猙獰的鬼影，似乎我已經落在一個

不知道應當向着什麼地方走去的境界裏了。我底腳步遲疑着，提了起來，又放下了去。

『么叔是先到集上大叔那裏去呢，還是先看看藹參底墳？』

我驚恐地望了旺生哥兒一眼，搖了搖頭，就急忙繞過池邊，爬上山路，順着所從來的舊路，向着所從來的方向，頭也不回，急急地走着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

野 草

母牛在慢慢地咀嚼着，不時，從間壁的牛房裏傳出那大顎子底開闔所發出的響聲，正和一個人在使力舐着自己底嘴唇一樣。母牛真安靜呢，而夜晚，也是同樣安靜的。慣常在後山吼着的松風，也停止了牠底呼吸；狗也沒有叫吠。整個的村莊，甚至整個的平原，該是全都睡熟了罷？

然而，一切是多麼地過於靜寂啊！

女孩子感覺得這夜晚是過於寂寞，過於安靜的；而生活，也同樣安靜而且寂寞。她還剛剛十六歲，母親在一年前已經死去了，祇有一個父親，而他，卻每個晚上把她留在這祖遺的房屋裏，自己則到鎮上去，一直到午夜以後才醉醺醺地歪歪倒倒跑回來，有時，撫着在田溝裏拐壞的腿子，孩子似地哭泣，有時，則瘋人一般地要求着冷

水，沒命地灌下肚去。

荒唐的父親啊！——女孩子嘆息着，感覺寂寞和恐怖。父親也不過纔四十歲的人呢，然而爲什麼會那樣衰頹呢？抽鴉片，縱酒——那是祖父應當負責任的，他不該在他底好日子裏放縱了他底兒子。而現在呢？一面黑影出現在女孩底眼前，那就好像是父親已經從鎮上回來，不曾聽見敲門，不曾聽見村裏的狗叫，那消瘦的影子就出現在她底眼前來了。她抖了一抖，拿起火油燈來，走到了間壁牛房裏去，好像在這陰慘而寂寞的屋子裏，惟有那匹母牛纔是一個可靠的伴侶似的。

母牛已經衰老了呢。牠安靜地躺在那裏，雖然明知道有人來到牠底身旁，但是，卻沒有動一動的意思。牠底頭伏在地面，眼睛好像已經闔下，而骨瘦的身體，在那安靜的躺臥姿態裏，似乎更爲現得支離了。年青的女主人把燈照到牠底眼前，端詳了一下牠底呆滯的眼睛，於是，撫撫牠那帶着白花的頭額，忍不住地有着想要哭泣的抽搐了。

『母親……』她模糊地囁嚅着，一滴眼淚不自主地流下了她底面頰。她記起來，那母牛是母親堅持着要買來的。母親是一個能幹的婦人，不願意把自己底田地佃給別人，卻寧願自己僱了人來耕種。她自己那時還不過十歲，她也愛這隻母牛，牠是馴良，在那時，牠還年青，有些害羞，怕人摸牠底臉面和鼻子，同時，卻又非常淘氣，愛故意揚起頭來，讓幼小的女主人底手不能順利地摸到牠底犄角。她記起了她曾經牽着牠，愉快地，走到祖母底墳邊去，去牧着草。她把牠叫作「傻子」，叫作「蠢貨」，而牠，則把尾巴一擺，趁着她還不會把韁繩繫到那脫了皮的柏樹上面，就如飛地跑開了……

然而，記憶卻不能永遠這麼明朗。一層黑的陰影罩上來了。從那時以後，她就被送到城裏去，在一處有如修道院的學校裏被禁錮起來了。老處女們底眼睛是嚴厲的，言語是急促而愠怒的。人們不再教她唱着山歌，卻教她唱着敬神的歌曲。到這時候，是臨到別人來叫她「傻子」，叫她「蠢貨」了。

「傻子，敏子，你十二歲了，你可曉得？年紀不小！可是，到明年，別人又來提醒她道：『蠢貨，敏子，你十三歲了，還不會作禱告？上帝要罰你的！』」

她輕輕地咽了一口氣，從牛房裏，照樣端着火油燈，再回到堂屋裏來。她長縮地把油燈安置在油膩的方桌上，隨手檢起一本有着五彩圖畫的書本，那是關於一個殉道的女聖者的。她望着那被人毆傷的女聖者，躺在廣場上面，天上有着月亮底銀輝，在聖者身旁，有着無數的天使掩着美麗的翅翼，好像是在歡唱，也好像是在哀哭；她望着那殉道者底臉容，雖然有着血痕掩映，然而卻仍然是那麼莊嚴，那麼平靜，那麼美。她有一些幻想，她想着在那遙遠的天上，生活應當是快樂的；她想到她底母親，那個慈祥的婦人，祇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就死掉了的。

「母親會在那樣的地方麼？會在那美麗的地方麼？然而，在這裏，在這個世界，人們是多麼壞，生活是多麼苦啊！」

在村頭，忽然傳來幾聲斷續的狗吠。她擡起頭來，靜聽着，也許是父親回來了？

然而，狗吠聲立刻又停止下來，整個村子，一時又重歸靜寂。

「是趕夜路的人從村頭經過呢，」她又低下頭來，繼續着她底思想。她有一些祕密，但是她不知道向什麼人去告訴。在鄉村裏，她感覺着她該疎遠每一個年長的人，而對於少年人們，她更感覺着一種不自主的羞怯。她孤獨着，她不會對人說話，而別人也同樣地用着岐視的眼睛看她，要不然，就是給她嘲笑：「啊，敏姑，鄉下住不慣啊！」或者，「敏姑，到底是城裏人啦！城裏人比鄉下人好啊，多斯文！」她感覺得羞慚，感覺得嫌憎和恨惡，然而有時也感覺得一些自滿。可是，有什麼可以自滿的呢？

她埋怨着父親，那個荒唐鬼。她看不慣他，那讀書的人，那假充比別人有着更多知識的鄉紳。當她聽到別人用着譏諷的言辭提到父親底荒唐和不必要的裝腔做勢的態度時，她恨不得立刻就要離開這個可憎惡的地方，然而，一提到要走的話，父親就怎樣說呢？如果他不是酒醉，他就說道：「敏兒，好啊，算了罷，我快老了，你饒我個好死罷。」話是說得那麼淒涼，望着他那瘦削的臉面，真是祇有覺得他會快死的了。

然而，如果在他醉着的時候呢，他就會格格地發出一串斷續的笑聲來，把眼睛斜視着，用那顫動的手拍着自己底胸膛，啾啾唔唔地說道：『老子……老子不才……老子跟你找一門好親事，有錢有勢；老子也搭着享點兒老福……』

荒唐，愚昧，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經如何破落，如何被人瞧不起，而且，對於任何事，就是對於女兒底親事，也不負責任——父親啊，那樣的就是父親。如果母親在世的話……她把頭俯在案上，感覺得失去了什麼；她覺得屋子這樣空洞，而且，空氣是這樣寒冷。她恍惚記了起來，在那城市裏，當她還在「學校」裏的時候，是怎樣地，在每個清晨，當着天還微明着，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她就和別的女孩子們被帶着到教堂去，在那裏，教堂也是空洞的，空氣也是寒冷的；在那時，她就想起鄉村裏的家來，她記憶着，渴慕着家，母親底慈祥的笑容，和村人們底誠樸而談諧的臉面——家，在那時候，是溫暖的啊！然而，現在呢？家是破落的，空虛的；整個的鄉村，也是破落的，空虛的。

有一個小而圓的腦袋，一個泛着紅色的小臉，一束烏黑的鬚髮，一對靈活的瞳子，浮到了她底記憶裏來。那是一個小孩子，在她去到城裏的第一年，每天坐在她底身旁的那個孩子，她自己小四歲，然而，是那麼可愛，而且，對她是那麼親密。在第二年，那可愛的小孩子就不再坐在她底身旁了，因為他是一個男孩子，已經到了應該離開一間女學校的年齡。她記憶着他，感覺得失去了他。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呢？不是還在那城裏，或者已經去到了更大，更大的城市？是的，人們在長大起來以後，多半都是跑向更大的城市去的。而且，他現在是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十三四歲的少年啊，一定是更美麗，更可愛的了。

一層紅暈浮到了她底臉上，好像是無意之間對着陌生的人洩露了一個少女底祕密似的。她有着許多的祕密，她感覺得無論怎樣也要向一個人傾吐出來；她想提起筆來，在紙上寫，慢慢地寫，像在學校裏的時候偷偷地給一個親密的學友寫着一張一張的小紙條似的。然而，現在，她是沒有學友了，她應當寫給誰呢？她從那積滿

灰塵的筆孟裏拿出一根細的鉛筆來，在一本抄本上輕輕地寫下了兩個字：

「媽媽——」

而在燈焰裏面，媽媽底慈愛的臉面就好像出現了來；仍然是那樣含着微笑，眼睛和嘴唇仍然是顯示着堅決和良善，頭髮上面仍然是包着那塊印着藍色條紋的頭巾。女孩子底手指顫慄了，她深深地認識那個臉面，她想要捉住牠，然而她知道那不可能，於是，低下頭來，在紙上迅速地寫了下去。

「媽媽，我看見您在我底眼前，可是，您離開着我卻够多麼遠！我想您來，想您回來；我在這裏是這樣寂寞。這是怎樣寂寞的地方啊。沒有媽媽的家庭，是怎樣可怕！

「父親還是照樣荒唐，不比以前更荒唐。他每天在鎮上躺煙喝酒，什麼事情都不管。我們底家，您知道敗成了什麼樣子？不到明年，我們都會變得沒有飯吃的。媽，您以前領着耕種的那些田地，如今，大半都不屬於我們了。

「母牛阿黃也老了呢，沒有精神，青草和黃草都不高興喫……」

她望望燈焰，母親底臉面變得多麼模糊啊，好像是有一些淚花掛在她那含笑的眼睫上面，使那慈愛的臉面變成看不清楚的影子了。她急忙又低下頭來，疾疾地寫着，好像怕那模糊的影子轉眼之間就會消逝。

『……媽，我怎麼辦呢？您怎樣來安排我呢？父親對我什麼事也不管，他也沒有錢把我送到城裏去讀書。他忘記我了，好像他已經不記得他還有一個女兒。並且，他自己已經變得多麼卑賤啊，別人是怎樣把他不當人，藐視他，嘲笑他，一點也不尊敬他啊！他忘記了我，已經是十六歲，不是小孩子了，但是，他……媽媽，別人瞧不起他，瞧不起我們呢。在鄉下，沒有合式的人家做親，人家不要不會作田的女孩子，人家把我們當作了另外的人。媽媽，我怎麼辦呢？沒有人理我——我……我……我是一根野草啊……』

油燈快近熄滅了，祇剩有一星如豆的火光，而母親底影子，也忽地消滅了下去。女孩子把頭俯在案上，手裏握着筆。『母親，您在哪裏呢？』她喃喃着，『我要到你那

裏去……」

在閭壁的牛房裏，母牛輕輕地嘆息着。在村子底一端，狗吠聲傳來了，淒厲而且恐怖；然而，父親還是沒有回來呢。

一九三六年，九月。

唱 合

光

『有一點光麼？』

『不，沒有光；那是閃電。』

『不，我相信，有了閃電，就會有光的。』

房間是陰濕而且黑暗，發出一陣霉爛的氣息，好像這不是會有人住的地方，這是一座墳，牠將人壓着，埋着，使青年的血和肉，變成枯骨。

我把窗推開，因為沈悶幾乎使我窒息。傍晚的天，黑暗加重了；幾天以來，天從來不會開朗過，祇是使人窒息的沈悶。如果這是在暴風雨欲臨的時候！然而，這沈悶卻是使人窒息的。

「你回了？」

「是的。」

「一個人？」

「一個人。」

沈默又回復了，估據着黑暗的小房，使人感覺着這不像是還有活人居住的處所，祇是，那沈重的喘息聲卻是那樣急促，如同有人正在掙扎着那最後的呼吸。

同居的這孩子又病了，病得好幾天倒在地上，不能起來。酒精底氣味，硫酸和硝酸底毒素，把他毀了，使他不能支持，祇是不斷地發着熱，從早到晚，都留在昏迷裏。而那一個，壯年的一個，卻出去了好幾天，一直不曾回來。

「你看天麼？」

「不，我悶。」

「今兒個天氣還是那樣？」

『還是——不會有改變的。』

這孩子還祇十五歲，原來就不是一個健壯的孩子，他笑了一笑，笑得那麼脆弱，接着，就牛鳴一般地咳嗽起來，而且加重地喘息着了。我走到他底身旁，摸摸他底頭部，那正如同酒精燈一般地發着燃燒。

『你要水麼？』我仍然摸着他底頭，看他底燃着火光的眼睛。

『不，我要風，一陣狂風。』

他嗚嗚咽咽地哭了，揮起手來，抱住火熱的頭，苦痛地哭着。他怨恨，他咒詛，他掙扎着，想從地上跳躍起來。

『爲什麼是這樣啊？這是爲什麼？』他嚷叫着，用手拍着自己底胸膛。『忍耐呀，忍耐呀！我不能再忍耐。我快死啦，我快給壓死啦！』

從他那卷曲的，焦黃的頭髮，從他那艷紅的，害羞的少女似的臉面，從他那深陷的，閃着火樣的光芒的眼睛，那蒼白的牙齒，那突骨的手臂和胸膛，就知道在那似乎

可以一敲即碎的胸膛下面，肺葉也許早就被酒精，硫酸，和硝酸，和一切有毒的氣息，侵蝕得成爲灰白的絮團了。他苦悶地嘶喘着，一直到氣力不容許他繼續嚷叫的時候，他纔沈默了。

而世界也正沈默着呢。黑暗重重地罩了下來，猶如舉着千鈞的起重機忽然斷了鐵索，整個的重載全部落到了這墳墓似的屋頂，已經將我們壓得粉碎。

沒有燈，窗外也沒有光亮；陰濕和黑暗發出腐爛的氣味，使人窒息。

『爲什麼啊！這是爲什麼啊！』孩子喘息了一會兒，又嚷叫起來了。『放我，我要出去呀！』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按緊着他底手和他底身體，但是他卻正如一條猛獸發狂了似地，和我擊鬪起來。

『我去找他去，找我哥哥去。他定是給人抓啦，給人騙去啦！我去找去，我知道他會在什麼地方。』

然而，他卻昏倒了，喘息着又倒到地上來，似乎連輾轉的氣力也不能有。他嘆息了一聲，好像這嘆息給了他蘇息，於是，以一個長時間的呼吸底停止，他便開始低低地啜泣起來了。

雨滴開始滴滴答答地落着了，然而卻落得那樣稀疏。我記起，在一次暴風雨的時候，人們是怎樣在市街上面成羣地集結着隊伍，奮興地向前衝進着，高聲地吶喊着，唱着莊嚴而雄渾的進行曲；怎樣在槍棒之下人們瘋狂一般地抗戰着，被衝散了又重新集合，被打倒了又重新跳躍起來。

暴風雨會第二次來的吧？

然而，這孩子卻衰頹了，衰頹得好像斷了氣息。他沈默地躺着，不再動彈，不再掙扎，也不發出任何聲音。枯了，如同一株年青的樹被燒枯了一樣。

我戰顫地把他抱了起來，抱在我底懷裏，搖撼着他。他疲倦地微睜了眼，以低的聲音問道：

『天快亮了麼？』

我搖搖頭，回答說，『還沒有呢。』

於是，他底眼睛又疲倦地閉下了。

一線閃光射進窗來，接着一聲巨雷底震響。孩子又睜開了他底眼睛，焦急地問

道：

『有一點光麼？』

『不，沒有光。』我回答說，『那是閃電。』

『不，』他笑了一笑，『我相信，有了閃電，就會有光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

影

我時常看見一些影子，這是一些幽靈般的影子，牠們纏着你，使你苦惱。牠們在你眼前幌動，在黑暗的角落裏發閃，並且有時也幻出怪異的形狀，使你驚嚇。然而，牠們並不是真的幽靈；這是一些活着的，牠們有着年青的血肉，卻被活活地埋葬了；所以，那情景就是那麼淒厲可怖，令人戰慄。

我不能忘記一個影子，牠每日裏在整個房間裏亂搖亂幌着，撕碎着自己底衣裳和頭髮，哀痛而憤激地叫喊着，簡直好像要把自己毀滅了一般。

那是在我新搬到一間後樓去的時候。夜靜了，四圍的小工廠已經完全停止了機輪底轉旋聲和金屬底碰擊聲。我疲倦，然而我不能睡。生活是可怕的，牠壓着人，使人不能安心地享受休息底樂趣。我審視着四圍的板壁，聽一聽附近的人可曾全都

熟睡。然而，一切都靜着，沒有聲息。我走到窗前，想從窗口望一望天色，但是，天是黑暗的。對面，一間小房裏，窗開着，燈還亮着，一個女人坐在牀邊，是一個年輕的女人。一個年輕的母親呢，因為她手裏正抱着一個嬰孩，好像一個母親用自己底翅膀擁着她底雞雛似的。她底頭髮蓬亂着，好像剛從惡狠的撕鬥裏抽出身來的一樣；她俯身下去，親一親孩子底額，於是就在那年青的，蒼白的，嵌着兩隻呆滯而又光彩的眼瞳的臉上，浮出一絲微笑來。她底身體是那麼單弱，雖然在那輪廓上面可以看得出來一個被埋沒了的青春。她把孩子放在牀上，謹慎地安置在枕頭上邊，注意地端詳了好一會兒，於是口脣開合着，似乎是在說着一些無限慈愛的言語，於是就把孩子重新抱了起來，緊緊地摟在懷裏。她張大着嘴脣，大聲地笑了，那笑聲是那麼淒厲，正好像是無限絕望的叫喊。她抱着嬰兒，站立起來，而那永遠不能令我忘記的影子般的搖幌，就開始在整個房間裏旋轉起來了。她搖幌着，旋轉着，如同一陣風，一陣發狂的風；她跳着，轉着，口裏呼喊着，咒罵着，哀痛地號叫着，憤激而瘋狂地撕碎着自己

底衣裳和頭髮。

一個悲慘的景象出現在我底眼前了。我恐怖地觀望着，恐怖的思想抓住了我底腦子，使我呆住；我捫住我自己底頭，想要呼喊，然而，好像是被壓在一個毒惡的夢魘下面，無論怎樣，也不能發出聲音。

第二天正午，一個穿着醬色綢長衫，戴着黑色呢帽的中年男子，領着兩個工人來，並且帶來了一口小小的木皮做的棺木，從女人底懷裏硬把那嬰孩搶了過去。女人如同一頭母狼般地掙扎着，衝突着，她底臉面青白，面頰如同一具骷髏，凶狠的眼睛深陷着，發出寒冷的光芒；她抓住那男子，露出牙來，用蓬亂的頭對準他底胸膛撞去，一面喃喃地說道：

『你害人！你把我騙到了手，你就丟！你騙得我苦……』

她底眼睛忽然發紅，青白的臉面忽然湧上赤紅的鮮血；她磨着牙，淒厲地叫喊着，兩隻手鷹爪一般地飛了過去，像要攫住那男子底咽喉，但是男子卻獐惡地笑了。

一笑，並且罵道：

『再裝瘋，老子揍了你！』

於是一拳朝着女人底眉頭揮了過去，女人就仆倒了，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死！賤貨！死了，再捨你一口棺材！』

女人在地上痙攣地抽動着手足和胸膛，不斷地發出窒息而苦悶的笑聲；兩個工人把嬰孩裝進了帶來的小棺木裏，一個人扛着，一個人跟着，無聲無息地走了。那男子，卻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望了地下的女人一眼，於是，從醬色的綢長衫裏掏出一張紅色的紙票來，擲在那凌亂的牀上，再望了女人一眼，就帶上門，也無聲無息地走了。

連接着三個整天和整晚，我底頭髮着熱心，急劇地跳着，好像要從喉頭湧了出來一般。每一擡頭就可以看見那女人在懷裏抱着一個枕頭，在整個房間裏，影子一般地搖幌着，旋轉着，有時高聲癡笑，有時憤激地呼號或者悲切地痛哭——這使我

如同處在一個惡夢裏面。無論在什麼時候，祇要有人出現在她底房間，叫她一聲：『阿秀！』她就會立刻一隻手摟緊着她底枕頭，另一隻手把無論什麼可以到手的東西擲了過來，並且磨着牙，切齒嚷道：

『你騙得我苦……』

『阿秀，清醒一點罷，你哥哥就要出來的，你哥哥出來了你就好了，』有時，鄰人像這樣勸解。可是阿秀卻把眼睛一瞪，憤怒地嚷道：

『放屁！我哥哥早就給人害死了！』

於是，阿秀就突然嗚嗚咽咽地痛哭起來。

阿秀死了，但是，那旋轉的影子我卻永遠不能忘記。

影子幌動着，在我底面前；牠們旋轉着，如同一陣羊角風，在這裏，是一個少女，活潑的，然而柔弱的；在那裏，又出現了一個青年，憔悴，蒼白，腳上鎖着沈重的鐵鎖。一個兩個；五個十個。一個年輕的母親，她抱着她底嬰兒，幌動着，而且旋轉；而一個戴着

黑呢帽的男子卻又出現了，他將所有的影子全都吞沒。

一九三六年，五月。

合 唱

孤 獨

獨個兒在馬路上面走着。細雨滴落着，從路旁瘦梧桐底葉上。梧桐瘦了，旅人也瘦了。

秋天呢！寂寞的是旅人底腳步。

想着故鄉的江畔，現在是應當飄着雪花了，江面已經結成了堅冰，街道上，也會鋪滿着積雪了。人們在街上低着頭走路，將怨恨和呻吟壓在自己底心頭。沒有人能發出一聲嘆息，也沒有人能夠喊叫。

雪野上會有血痕吧？反抗的旗幟會插在鋪着積雪的山徑和山谷吧？弟兄們還強壯吧？二年來，在嚴寒裏蟄伏而且掙扎着的生活會使他們變得鐵樣地堅硬的吧？

然而，在這裏，卻是陌生的異地——雖然這是故國。在這裏，也有着異國底魔王和自國底鬼卒，在這裏，也是不許有誰握緊自己底拳頭的。

遙遠地，遙遠地，故鄉在焦灼的心頭閃着絢爛的火花。故鄉是可愛的呢，然而如今，那卻已經變成：

『有家歸未得。』

心寂寞了。桐葉落着，奏出悲涼的曲調。

童年時的伴侶們，他們到哪兒去了呢？有的逃亡到不知道的地方，有的卻死在敵人底槍下了。老年的白髮的祖父們呢？他們將悲嘆着：『死無葬身之地。』

家園給蹂躪了，如同被污的處女；廣大的田野，植滿着大豆和高粱的，如今已經變成了異族人底產業。父親將流涕痛哭的，他將匍匐在地上，抑住憤怒的火，屈辱地磕着頭，哀求着；然而，這能挽回他底命運麼？

一滴辛酸的淚從心底裏滴出來了。溫暖的淚滴，隨着細雨，溶解着旅人底心的

愁緒。然而，是寂寞的呀。

寂寞的，是旅人底腳步。

想着：應當吶一聲喊，或揮一揮拳，但是，束縛是沈重的，身上如同背負着重重的鎖鍊——拖着，掙着，向哪兒去呢？

回答是：

「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是你底故鄉。」

於是，低下了頭，獨個兒向前行走。而旅人底心，就憔悴了在故國底土地上了。

合 唱

沿着靜寂的路，急促地走着。五月底夜晚，荒涼殘破的街上懸着紅燈；微風吹着，

是溫暖的夜風呢。我任夜風拂着我底臉面，一面回憶着幾日以來曾經看過的事情：在這裏，人們衝過街頭，遭受着毆打；在那裏，武裝者用木棍和槍托驅逐着羣衆和同胞。

故國麼？在故國裏我看見的是什麼呢？我想唱一曲歌，但是我底喉嚨嘶啞，我想我是再也不能唱出一句稍稍激昂的歌的了。

然而，在小小的廳堂裏，帷幕卻揭開了來：藍色衣衫的，臉上塗着油污或者手皮生着裂紋的青年，男人和女人出現在臺上了，全個小小的廳堂頓時來了沈默，一切都是靜穆和莊嚴。人們沈着呼吸，矮小的，穿着灰布長袍子的指揮走上了臨時搭成的指揮臺上，而一個合唱就開始了。

矮小的指揮屈着腰，揮動着手，青年的人們是多麼熱情地唱着啊——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我戰慄，眼淚濕潤了我底眼臉，在我底眼前，出現了那老家，遙遠的天外邊的老家。老家裏的人們，是在浴着血，以血和肉的鬪爭，響應着這年青人們底歌聲吧？然而，血和肉，在苦難的隔離裏，卻變得模糊，變得遙遠了。

人們唱着：

『把我們底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人們喊着：

『前進！前進！……』

整個廳堂迴響着『前進』的歌聲了，人們全有着奮興的臉，呼號着，要求所有在場的人同唱一個合唱。

『我們底聽衆要唱什麼呢？』矮小的指揮者問。

『我們要一同唱那進行曲。』

我不會唱那曲子。我慚愧，我看見別人奮興地唱着『起來——』，但是我卻祇能低下了頭，讓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到我面前的地板上。

『我要學習的，我得學習！』我私自發了誓。

然而，待我找到了那矮小的指揮時，他卻已經病倒在一個醫院底三等病房了，那是因爲沈重的肺病。他用嘶啞的嗓子教我唱着：『前進！』看着他張着口時顯露出來的臉上的青筋，我不自主地流下了感激的眼淚。

一九三六年，六月。

頭 渡

歌聲

“Xum-um, xe-xoi!

O-ai-io, xe-xoi!

Lazho sor-ia, la, la,

Gim' la, mui'r la!”

“Ia xui laogia ky-ba!”

“Xum-um, o ai-io——

Ia bu-xui laogia;

O-ai-ío, ze-xo——

La bu-xuè laogia!”

歌聲響着，震澈了整個平原。

“*Xum-um, ze-xo!*

O-ai-ío, ze-xo!……”

歌聲是單調的，祇是由一些單純的音節綴合起來，用低沈的調子哼着，一個個單音不斷地反覆着，迴旋着，而從那裏面，說出了無窮的申訴。

生活是苦惱的，家鄉是在遙遠的永遠也不能望見的遠方。

於是，拉索的人們歌唱起來了。拉索的人們一面屈着背脊，向前掙扎着，一面就

哼出這樣的歌來，而搖櫓的和撐篙的，一聽見這樣的歌聲，就如同聽見了一個信號一樣，也就隨聲應和，跟着哼起來了。歌聲震盪着，從河面和岸邊傳到整個平原上去，低低地，緩慢地，漸漸地變得高昂，而終於，就沒入平原底懷抱裏了。

平原是遼闊的，一望的黃沙伸展着，直到天邊。平原遼闊而且寂靜，每日祇有火一樣的陽光蒸曬着，使得地上的黃沙變得焦灼。沒有風，沒有聲息，黃沙發出着枯燥的苦味，使人暈眩。人們如同發戍的囚徒，沿着河岸，在繩索底細綁之下，向前掙扎。

河，平靜地流着，每當山洪來到，就變得湍激而且殘忍，但是，祇等山洪一去，河水回到河心，河就又變得平靜了。河水是清澄的，清而淺，河底裏是燦爛着金沙，天蓋卻是大海一樣地藍。

『今兒會下雨吧！』用袖口拭一拭額上的汗珠，望望身邊的同伴，這樣地發問了。

被問的就望一望晴朗的藍空和在黃沙上變成了紫色的陽光，於是低下頭，壓

低着聲音回答說：

『下雨？秧棵子統給燒焦了，棉花苗兒上直放煙兒。』

屈着背脊的身體於是就約齊似地挺直了起來，望望黃沙的平原：平原是太遠闊的，望不見邊際；於是，背脊又屈下了，頭又低了下來。

平原靜寂着，而歌聲就從平原底懷抱裏發出來了，低沈地，而且緩慢地：

“*Lazho sor io, la, la,*

Chor la, min' r la;……”

而船上那撐着尾篙的高大漢子就把長篙舉了起來，作出一個向着船前遠遠的地方射擊出去的姿勢，高聲喝道：

“*La xui laogia ky-bai!*”

於是從河邊和河面，一個大的合唱就開始了：

“*O-ai-io, ze-xo*——”

La bu-xui laogia!……”

船緩慢地行進着，逆着水，向着不知道的地方爬。歌聲迴旋着，慢慢地，慢慢地，轉到激昂，就消逝在平原底遙遠的角落裏去了。

『黃龍渡快到！』

『黃龍渡還有五里潭。差七里呢。』

簡單地問答着，記一記每一處有名目的地方，每一處有人煙的村落和市鎮，每

一個港，每一個汊，望望眼前，又望望天上的赤陽和平原上的黃沙，於是，一切就沈默了，背脊屈得更低。

「到了義井集，就去喫兩斤酒吧？」

「你請麼？」

「俺可不請。」

「那麼，歇下來，咱們喝水得。」

河水靜靜地流着，沒有聲息。船停了，人們嘆着氣，拭去額上的汗珠，用涼水洗着臉面，澆着胸膛。河水是涼爽的，涼爽而且清澄。人們用手捧着涼水，望着火燒一般的陽光。

「不喝一口嗎？」

「得，不喝。」

「有病？」

『不算什麼。』

沈默地望望如火的太陽，互相交換了一個嘆息的視線。水是平靜地在流，原野是寂寞的。

於是，從靜寂裏傳來了粗暴的叫聲：

『拉呀，夥計們！今兒得趕上吳家販。』

而大家就遲疑地站立起來，強韌的繩索就又套在每個人底肩上了。

“Xum-um, se-oo,

O-ai-io, se-oo/

Lazho sor io, la, la,

Gior la, min' r la!”

歌聲低沈地哼着，轉到激昂，就沒入了平原底懷抱。人們向前掙扎着，向着不知道的地方爬去。

船，緩慢地行進着，平原是沒有邊際。河水蜿蜒着，好像是一條無限長的赤練蛇，永遠使人生出會被毒死的恐懼。一村過去了，一鎮過去了，過了一個港，又過一個汊，然而，船仍然是慢慢地行着，旅程是長到沒有終止。

「家去吧，兄弟？」

「唔，家去？」

「家去作田去呢。」

「唔，是的，秧苗尺來高啦。」

「後園裏快結葫瓜啦。」

「唔，是的，滿地南瓜藤。」

想一想，家園裏到底會有些什麼呢？於是，黝黑的臉上浮出一絲苦笑。家園已經

變成了沙漠，滿地黃沙的土地上，是連樹皮和草根也尋找不到了。

於是，就發狂似地歌唱起來了，歌聲響澈整個平原，又在遼遠的角落裏變成死寂：

“Xum-wm, o-ai-io——

La bu-xwi laqia;

O-ai-io, ze-xo——

La bu-xwi laqia!”

而太陽就落到地平線上了，把整個平原變成了赤紅。在夕照下面，天邊湧着雲山，奇拔而且險峻。望望雲層堆成的山景，想起了山裏和水裏的事情。

『是山裏好呢，是水裏好？』

「山水一個樣。」

「此山是我開。」

「黃河擺渡船。」

枯風吹着了，散佈着撲面的黃沙。平原披上了黃昏的紗霧，一輪明月從前面的天際浮上來了。

「吳家阪可快到？」

「還差三里。」

「吳家阪真是好地方。」

「早先可還好——這如今，算不得了。」

「這如今，哪兒算得？」

「到處一樣。」

「什麼生意都難作了。」

『可不是，老板過八月節就要停船的。』

夜靜着，平原睡熟了，鎮睡熟了，河睡熟了，沙灘也睡熟了。沙灘上是涼的，夜露太重，壓着人們底身體，使人們感覺着戰慄。月底清輝籠罩了整個世界，是一輪飽滿清亮的圓月。

望着深藍的海樣的天幕，望着圓月寸步不移地老是浮在天海底中央，就想着：

月亮還有幾回好圓呢？

『八月節過後怎樣呢？』

『俺沒打算你呢？』

『俺也沒家去。』

『你有家？』

好像在嚴寒的冬夜被堅冰割破了胸膛那麼似地，怔了一怔，於是，想了一想，就

立刻低着聲音回答道：

『俺沒有家。』

一陣涼風橫斷着拂過了平原，投入河心，河水就輕輕地蕩漾起來了，寂寞而且淒涼地。

『那麼，該是山洪暴發的時候了，』像這樣地自己咒詛着自己；『山洪一來，沖，把大家都沖個完結！』

『可不是該發山洪啦！月亮長了毛呢。』

沈默着，夜晚悄悄地過完了。人們把繩索又套上了自己底肩頭，屈了背脊，向前掙扎着了。船移動着，緩慢地，向着不知道的地方爬去。

平原躺着，遼闊而且平靜。黃沙伸展着，直到天邊。

河，平靜地流着；河水是清澄的，清而淺。

日子輪換着，人們底皮膚變成黝黑，眼睛變得深陷，聲音變得更爲低沈了。

『家去罷，兄弟？』

『俺沒有家。』

於是，歌聲就又震響起來了，響澈了整個的平原：

“Xum-um, xe-xol

O-ai-io, xe-xol

Lazho sor io, la, la,

Gimr la, min' r la!”

“La xui laogia ky-ta!”

“Xum-um, o-ai-io——

La bu-xui laogia;

O-ai-ia, se-ee-

La bu-eei laqia!

一九三六年六月。

夜 車

疲憊的列車歪歪倒倒地駛進土臺邊上時，已經快近黃昏了。北部的黃土平原，顯得異樣寥闊而且荒涼，一望蒼茫的暮色，是無邊無際，在朦朧裏面隱伏着的，好像是無數自從遠古以來所遺留下來的大的和小的戰場：沒有村落，甚至沒有一間茅舍，這些，早在好幾次的戰爭裏被摧毀得不剩一片瓦礫了。破敗的小車站孤寂地立着，好像是在傷悼一個剛剛過去不久的屠殺。真的，屠殺是剛剛過去不久呢。田野裏，簡直沒有莊稼；無數的土丘隆起着，星散在遠遠近近的地方，一直伸展到極遠的天邊。在小車站底後面，一堆黑影似地屹立着的，是那所古城，而另一面，則是反映着血紅晚霞的遠山。天邊浮着無數巍然的雲山和涵湧的雲海，崢嶸，巉峻，凶險而且獷惡。傍晚的枯風吹着了，在月臺上捲起一陣黃沙。

『老高，你說就是這兒麼？』我問着我底副手，一個幫着我處理郵件的苦力。

『什麼，師爺？』

『你說你哥哥紮在這兒呀，你說他會來望你的。』

苦力發呆般地望望站臺，於是搖搖頭，回答道：『不，師爺，您記錯啦。』

他陰鬱地擠了擠他底小眼睛，不等到取郵件的人來，就從車口轉折到裏面去，把頭伏在麻布袋上，聳起他底肩頭，似乎是有什麼刺激了他。他一直保持着那古怪的姿態，俯伏着頭，坐到麻布袋上去。

小車站在乘客們一陣喧嚷之後，一時變得沈寂起來。站屋好像是新被焚燒過的，因陋就簡地在殘餘的骨架上面貼補着蘆蓆和破布，有如人家在夏日所搭的涼棚。一陣沙風拂過以後，就聽見蘆蓆和破布發出響聲，十分慘淡。賣熱雞子兒和蒸糰的小販們，一共有三個，拖着長的尾音，單調地喊叫着。一個年青的小姑娘提着竹籃，走到我底面前，把那用破絮掩護着的熱雞子兒取出一個來，觸一觸我底手背，懇

求似地說道：

『先生，買一個吧？』

我望了她一眼，從車上跳了下來，在朦朧的暮色裏檢了四個，分開插進我底褲袋裏，於是，付了她應得的錢。她一手接過錢去，頭也不回地逃開了；而另外的兩個賣糖糰的，也就跟着擠過來了。他們罵那小女孩是個妖怪，而他們自己雖並不要求着我買一點糖糰，卻祇是蹲在我底附近，將他們底竹籃上面的蓋布展開。

傍晚的風挾着黃沙在月臺上荒涼地吹着，除了在極遠的天邊還留着殘霞以外，整個天幕全變成了一個蔚藍的大海。一個穿着破舊的鐵道員工制服的青年人，也許就是站長，把紅綠旗挾在腋下，在月臺上面不斷地來回踱着步；他一會兒把那掩着的旗子從腋下抽了出來，一會兒又把牠們挾到腋下，似乎是在懷疑着，在這樣的時候是應當用旗子呢，或者不能用旗子卻應當用燈呢？

機關車冒着濃重的黑煙，不時發出焦躁的急喘。而車上的人聲也開始噁噁地

響起來了。鐵殼子車箱裏，頂上，車箱間的連環上，煤車上，甚至豬欄裏面，也全擠滿了成堆的乘客，有的開始分配着可以伸直腿子的地位，把隨帶的布塊或者毯子鋪開，預備度夜，有的卻將大塊的油布開始搭在車頂上面，防備着夜露底侵襲。人們開始不安起來了，煩躁起來了，大家議論着，爲什麼還不開車呢？

「這地方向來就不錯車的啊，」一個老於旅行的人把他底行李推過自己身旁的乘客那邊去，於是，把頭枕在那個小包上。「那麼，還等什麼呢？」

「等什麼，嗯哼，」被排擠的人回答着，把那小包仍然推了回去；「如今鐵路上，亂七八糟，不守規矩。」

一個婦人抱着孩子，從裝豬的車箱裏鑽出一個頭來，望了望車站。「真受罪啊！」她嘆息地自語着，好像想用這樣的自語來安慰自己底絕望，於是，安靜地把頭又縮回了豬欄裏去。

人們談着戰爭，抱怨着戰爭所給與的各種不便和損失。而夜色就更爲濃厚了，

整個的列車，變得如同一長列高低起伏的山巒，橫在夜晚底空間。

平原的風在夜晚變得更爲勁急。穿着破舊制服的青年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提來一盞紅綠燈，來到了月臺上，仍然是不斷地來回踱着步；燈光閃着，而他底影子也隨着閃動。

我看着停在站上的列車，心裏想着也許前途是很危險的吧？是不是戰爭已經發展到這一條鐵路上來，或者在前途的什麼站口，有着什麼不吉利的消息？比如，在某一個小的站口，祇要有三二百個兵士不滿意於他們底生活，那麼，這列車開到那邊去，就有着被襲擊的可能了；或者，如果戰爭已經發展到鐵路底近邊，那麼，夜間的列車就正好是兩方攻擊底目標。我底心懍懼着，我想起在郵車裏面不知有多少兒子們在生和死的線上寄給他們底母親或別的親人們的平安的報告，或者年青的妻子們對於丈夫的絕望的探詢。而且，一個郵務職員底生活是可憐的啊，而且是負着許多的責在的。如果有一批野蠻的兵士硬要闖到郵車裏來，胡亂地撕碎那些信

件，那可怎麼辦呢？

「站長！我走到那仍然躡着步的青年人面前，習慣地取下我底制帽。

青年人好像忽然受了驚嚇，突然停止下來，望了我一會，然後慚愧似地囁嚅

道：

「啊，對不起，我不是站長，我是練習生。」他有着南方人底口音，可是，卻學着北方人底說話；「您有什麼事兒請到那裏面兒去吧，站長就在那邊兒。」

他指向那個發出幽暗的光輝的破窗，兩隻腳不自主地左右移動着。

「啊，沒有什麼。」我解說着，「我祇想問問前途底消息。我是郵車上的，爲什麼還不開車呢？」

「前途很便當，您放心好啦。這兒，是讓車。有一列兵車趕着要先過去，快啦。」

我謝了他，於是回到郵車裏來。車門開着，鐵殼子裏面祇見堆着的麻袋和柳條簍子，堆成一片黑，沒有燈光，好像也沒有人。我驚慌了，就大聲叫了老高。

「你真荒唐，老高！」我厲聲說道，「出了什麼事，你可負得了責任？夜晚，車門大開着，燈不點，人躲在裏邊！你這幹什麼？跟我下不去，可是誰伸手摸一個掛號袋子走啦，你可什麼辦？……」

老高一言不發，慢慢地在我自己登記郵件和睡覺的一個角落裏摸索着，摸到了火柴，點燃了那盞擦得晶亮的馬燈，於是把火柴頭子在自己底手掌上磨滅，輕輕地放到一處最不惹危險的地方。這苦力是一個極其老實的人，有着一個農民底固執，同時也有着一個工人底聰明，沈默，不愛說話，入局不久，對於所有的手續卻都很嫻熟，而且也沒有抽香煙的習慣，動作雖然稍稍滯慢，但是作事卻極其精細，負責，所以每一次我出來的時候，如果要我自己選擇我底助手，我總是選中了他的。可是這一回，代替我那慣常的和藹的言談，他卻祇能以慣常的沈默來承受我底申斥了。

「你怎麼愈幹愈胡塗起來的，呃？」望着他頑固地立在那個角落，我繼續說着了。「這兒的郵件可交代清楚？」

「清楚的，兩袋，三封套，」他回答着，面對着鐵板，並不轉臉看我，「清單就在這兒，蓋了印。您要看嗎？」

「不用看了。睡覺去！」我使氣地說着，可是忽然又記起似地增添道：「查查袋子，短了什麼沒有？」

「不用查罷，師爺，」他厲聲回答了，幾乎使我驚訝，「我告您，我沒有睡覺，我剛剛還坐在門口兒的，什麼人也沒來過。」

一列兵車急馳地過去了，是很長的一列，用兩個機關車拖帶着，拉着極爲悠長的汽笛，從煙囪裏噴出來的幾乎不是烟，卻是一團一團的火燄。接着，我們底列車也鳴了汽笛，月臺上，綠燈再一次地搖擺着，送走這被落在後面的客車。

平原是冷寂的。夜顯着淡黃色，好像是被罩在一個無涯際的沙霧裏邊。空氣一時比一時變得更爲清冷了，行車時的冷風不時從車門外面斜撲進來，使人不自主

地打着抖擻。我坐在車門口上望着一個小站一個小站過去了，想着在夜半二時以後纔會到達一個該停的站口，於是，把那鐵門拉開了，來到我自己底由麻布袋子所圍成的角落，躺了下去，預備作一次假寐。並且，想着老高在昨晚整晚不曾睡覺，整理着那些在匆忙中亂堆起來的郵袋，我就對他說道：

「老高，今晚你睡罷，全用不着你管。」

「我不睡，」他簡短地回答。他正坐在我底毯子底一角，用手攀弄着一個麻袋底紮口。

「你怎麼着，老高，今兒這麼硬？我不過說你兩句，就不應該？」

我把眼睛瞪視着他，而他底眼睛同時也擡了起來。我朝他底眼睛望了望，止不住地感覺了全身寒慄。那誠樸而小的眼睛裏是有着怎樣的濕潤啊！我低下頭來，心裏是一陣刺心的慚愧：這誠實的人，本來是全無過失的，我底嚴厲的斥責是傷害了他，使他感覺悲痛了罷。

「沒有什麼，師爺——」他模糊地，幾乎聽不見地喃喃着；「您該說。我是——我哥哥打——死啦……」

「什麼？」我怔了一怔，擡起頭來，可是他卻仍然低低地，完全沒有表情地繼續着道：

「是的，上回我們從這兒過，他還在；可是，前天我們接信，他是打——死啦。調到隴海線，——打死啦。」

接着，他又加上一句：

「師爺擡舉我，我還想過把他薦給師爺呢。」

車輪瘋狂似地震響着，好像一時之間忽然加倍了速率。我沈默着，看着那誠樸的小眼睛裏慢慢地滲出了豆顆般大的淚珠。而當列車離開着黃河南岸還有二百里地的一個小站時，從機關車上忽地發出了銳利的汽笛聲來，列車兩旁同時也密集着鎗聲。

在車輪底震動聲，汽笛底銳叫聲，密集的鎗聲和人們底喊聲裏，我底副手拖住我底衣袖，臉上現出歪斜的獠笑來，以一種奇高的嗓子對我叫道：

「師爺，我——我還有七十歲的老娘啊，我……」

一九三六年，九月。

渡 頭

我沿着山路下來，覺得夜是恐怖的。山路非常崎嶇，夜如一個黑色的罩子，罩在人底頭上，是那麼沈重而且猙獰，蝙蝠成羣地從兩旁的密林撲出，張開黑色的羽翼，作着無聲的迴旋，有時幾乎要撲到人底頭上。潮濕的海風吹着，密林發出高聲的歎息；不時，從遠遠的天邊，一道閃光射到樹林中來，使人一眼看出兩旁黑暗的巖壁和透不過的林木，隨即，人就被遺留在荒寂的山道裏了。

南方的，令人忘卻呼吸的魔島——而我，又是落到了這樣的暗夜之中。

離別那個駐立山頂的肺病患者所居留的病院的時候，天已經沈黑了。然而，在病院裏，卻沒有給我過夜的地方。我黯然地撫了撫那個熱得昏迷了過去的小伙伴底頭，就走出了病院，獨自摸着黑暗的山路，向着海濱行來。我底心裏懷着恐怖，想着那

個同伴也許今晚就會死掉，也許，在他底昏迷裏，他竟會不自知地爬到窗前，把遠處發着暗光的海當作一個光明底目標，就向着窗外撲了出來，因之，把自己粉碎了在絕壁的懸巖上。沒有人會止住他的，病人在病院裏，他底命運就好像祇是交給了上帝。

我踏着山路，埋着頭躡行着。我並不擡起頭來；向前望和望着自己底腳尖，並不能有什麼大的分別。反之，在一線閃光亮過之後，我反而害怕望一望在我前面的到底是什麼。我想着我應當像所有夜行人在不能戰勝自己底寂寞的時候所作的一樣，唱唱歌來壯壯自己底膽量，然而，我不能夠唱，有一些沈重的思想壓在我底腦裏，使我記不起任何適當的歌曲來。我沒有一個宗教徒那樣幸福，在無助的時候，能把自己信託給上帝。我所能想的，祇是在後面被我撇棄了一個等死的同伴，在前面等着我的，有一道海灣，我所走的是一條死寂的路，而且，必須渡過九里的海程，然後纔能回到人間，回到有人的地方去。

「人掙扎着向着有人的地方去，而死卻在任何地方等着活的人。」我想起我那同伴，被肺病折磨壞了的，在不久以前，還是那麼活潑的一個活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孩子。然而，祇在幾個波濤底震擊裏，就被死神攔牢了他底喉頸，使他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音，而祇有等待死亡底臨降了。『人活着算什麼呢？』一種幾乎悲觀的思想固執地侵入我底腦裏來了。『現在，我是在這裏摸索，在黑暗裏摸索着。誰知道，一分鐘以後，甚至一秒鐘以後，我是不是會倒臥在黑暗裏，再也爬不起來呢？』一種恐怖的陰影掠過我底眼前，在黑暗裏，無數的魅影在我底眼前浮動，青年的，壯年的，甚至未曾成年的，男的，女的——他們，我每一個都似乎熟識，然而，從那些畸形的，在身上下或者臉上負着傷痕的幻像裏，我卻同時難得斷定他們是誰，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們或者曾和他們交換過親密的友情。是風暴裏面的朋友麼？是的，我清楚地記得，在每一次風暴裏，總有幾個熟識的面影變得模糊了的。

閃電扯得更其頻繁了，使我幾乎不敢睜開我自己底眼睛。我需要一個盲人底

鎮定，使我能無視眼前的黑暗，然而，卻能在黑暗裏向前摸索。在一個巖石底峭角上我跌倒下來了，我底膝蓋被碰傷了，全身也同時變得麻木。在我底眼前，迸發着無數的火花，那是電呢，還是我自己底幻覺？

夜氣是暴戾的。風吹着，帶來鹹味；樹木無休止地悉索，好像海浪底嗚咽。我依着巖石，撫着膝蓋上面的創傷，從閃電底光耀裏看見鮮血流到了腿脊，這樣，在掙扎着爬了起來之後，又不自主地頹然坐下了。

天和地，一時之間變得沈寂了。鳥，變成了無際的空間，而我自己，則正好像一朵雲，或者一息輕和的山風。我沒有呻吟，手撫着血的創傷，靜聽着山間所傳來的一切聲息。我想聽見海浪在遠處嘶吼，然而，我聽不見；我想聽見一聲雷鳴，震破這島上的死寂，然而，卻什麼全都沒有。

腳步聲響了，在山路上響着，還有唱歌的聲音，嗓音是那麼幼稚，而且尖銳。也許是一個孩子吧？然而，能夠有什麼孩子在這荒島上面呢，在這樣的時候？聲音唱着曙

光在前，唱着一個黎明的希望，是那麼熱烈，然而，卻又是那麼戰慄，似乎是懷着無限的熱望，同時，卻又有着在黑暗裏祛除不掉的恐怖。是孩子啊，是一個在氣力上還不能說是強壯，然而，在心靈上卻已經有了熱情底燃燒的孩子。

『攙一攙我罷，年青的朋友！』

腳步停了，歌聲突然中止了。一條閃光射到路上來，我看清了一個非常年青的臉面。在他底頭上，似乎是繞着柔和的光彩。是多麼可愛的臉面啊！

『受傷了麼？』

『是的，路太黑，給巖石碰翻了。』

我似乎看見一對黑的眼珠在我底身上搜尋——不是搜尋，是一種同情的，天真的愛撫。一雙溫柔的手把我攙了起來，好像立時將勇氣灌注了我底全身。我站立起來，如同在一個奇蹟裏，立時忘卻了全身底痛苦。我好像看見了一顆星，一顆明亮的星閃在黑暗的天際，給我作着指引。我們行走着，手攙着手，而山路，就忽然好像變

得平坦起來了。

「這時候還在山裏？」他問我，聲音低低地。

「哼，是的。來看一個朋友。」

「從山頂醫院裏下來？」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也是從那裏下來的。」

「也是看一個朋友？」

「是的。」他回答着，聲音忽然變得陰鬱；「可以那樣說。我是來看我底姐姐的。」

「姐姐？」

「是的，我底愛人。」

山風開始輕輕地吼着了，是淒涼的吼聲。

「這真好像一個初秋的夜晚，不是？」他問。

『是的，這正是初秋。』

『不啊。這是夏天啊！』

於是，他緊緊地握住我底手，挽住我底手臂。

『不痛了麼？』

『還好。如果不是你，也許我會一夜躺在這裏的吧。』

他笑了，是年青的，銀鈴般的笑聲，使我感覺着無限的愉快和氣力。於是，他開始敘述起來，說到他底姐姐，那個比他大過五歲的愛人。他說她是一個熱情的，有着大的眼睛的女郎，是在怎樣不能自由的遭遇裏面變成了一個病人；他說，她所患的，也許並不是肺病，卻是因爲一種利用電力的刑罰使她底全身的組織全給破壞了，使她變成了一個完全殘廢的不幸的人。『她真是一個好心眼兒的女人呢，』他結束着說道，『可是，別人卻把她弄成這樣。』

『你懷疑這世界麼？』沈默了一會兒以後，我這樣問。

他怔了一怔，腳步遲緩下來，幾乎是突然停止。於是，他回答道：

『不，我不懷疑。像我們這樣年青的人是不應該懷疑的。爲什麼要懷疑呢？我們懷疑世界，可是世界不讓我們懷疑牠。我們能够停止着腳步，好像我們在現在卻要停在黑暗裏似的，來懷疑這個世界麼？我想那是不可以的。』

『是的，那是不可以的。』

『可是在這樣的黑夜裏摸路，卻使我非常害怕。我想起我姐姐底麻木而又苦痛的樣子來，心裏止不住地戰慄。我不敢離開她，我更怕獨自來摸這黑路。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想我姐姐會死的。』停一停之後，他又加增着。

『不要想到死罷。』我說着；我感覺得那孩子底聲音有點兒顫慄了。『你剛纔唱的那個歌很好，你再唱一回罷。』

『什麼歌？』

『你剛纔唱着下山來的那個歌。』

『啊，是的。那是一個好歌。那歌告訴我們怎樣在黑暗裏生活，給我們帶來一點而對着黑暗的勇氣。在那歌裏，每個人全有一個光明。那是我姐姐告訴我唱的一個歌。』

『你再唱唱吧？』

『不，我不能唱。我底心很亂。』

說着，他把我擁抱得更緊，從他底手和手臂，和他底全身，全發出熱情的抖戰來。他沈默着，把腳步提得更快。

『你可會唱那個歌？』他忽然問我。

『會的。』我回答道；『可是，那是在許久以前學會的，現在已經忘記了。』

『忘記了？你不常唱？』

『五年以前，當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我常唱的。可是，後來，我不常唱了。』

『可是，你怎麼能够把牠忘記呢？』

他似乎是在搖着頭，因為我覺着他底身體底搖幌。可是，他也不知道，在這五年以來，一個人，該有多少不能常唱的歌，也該有多少不能不忘記的事。我不願那記憶底幃幕揭開了來，我不能經受那可怖的殘忍。然而，在舊的記憶上，又塗上了新的記憶：無數的熟識的面影，又從有似遠古的時代裏顯現出來了。我戰慄了，抖了一抖我底被握住的手臂。

「你冷麼？」

「不，我不冷。我熱。」

「那麼，你爲什麼發抖？」

「我要把那些記憶抖掉。」

孩子沈默了一會兒，於是斷然地說道：

「不，那是不可以忘掉的。」

於是，我們沈默着，一直來到了海濱。

海，不安靜地呼吸着，散發着濃重的鹹味。渡頭上，是完全的荒蕪，祇有初漲的海潮對着石塊砌成的埠頭披打。天空扯着閃光；靠着渡頭，一隻小船停泊着，任着波浪底衝擊。老船夫手裏執着篾片編成的火把，坐在船尾，不時揮動着他底手，好像是警告着山裏下來的最後的客人，說着這是最後一次的擺渡。火炬底光亮恍惚着，一時發出巨明，一時卻隨風掩藏，好像已經熄滅。

『渡海麼？』船夫無精打彩地問了。

孩子攙着我跨上小船。黑雲在天空洶湧起伏，海風異常強勁。雲被撕碎了，又集合攏來，成爲黑堆，而忽然，一線閃光，又把黑色的雲堆割裂了。

『今晚會下雨的呢，』我說。

『可是，我們不可以忘記，』孩子回答着，同時，小船就離開渡頭了。我望着那山頂病院底紅燈，好像觸礁的船所發出的信號。

一九三六年，八月。

夜 白

惡夢

一個月以來的恐怖生活總算已經過去。現在，經過了長途的山道汽車底奔馳，終於來到這海濱的汽船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鮮的空氣。

雖是冬天，在南方，太陽還是溫暖的。我在船頂找到了一塊空地，靠着欄杆安置了被包。在逃難的境况裏，誰也想不到旅行人底苦楚的。人聲嘈嚷着，女人們和小孩們尤其吵鬧得厲害，但是我祇能倦怠地依着欄杆，看着海潮是怎樣一分一寸地漲了上來，希望着港汊不久以後就會被潮水填滿。山道上，長途汽車仍然是一部一部地以瘋狂的速率衝了過來，從城裏帶出死囚般的人類，來到這海濱的汽船站；幾乎等不及最後的一位乘客從車裏爬出，汽車便又瘋狂地向着城裏奔去，在車後拖起一陣赤霧般的灰塵。

一個月。雖然是一個月，但是，是怎樣長的時間！自從戰爭謠言發生以來，一座城便好像被神們遺棄了似地，忽然改了形像，而成爲活的地獄了。佩着新奇標幟的兵士們在街頭成羣地走過，採購着各種用品，逢人說着要開赴前線的話，露出一些苦臉，而不久，就慢慢地從城裏絕跡了。人們聚在一起，就猜測着前方的戰況，然而，是那麼漠不關心地，祇是當作閒談來議論着。宣傳員們在街頭貼標語，請人去赴羣衆大會。而正在羣衆大會的時候，飛機就飛來了，一共有六架，排成陣列，先放琉璜烟，以後就拋炸彈。以後，是每天都發生同樣的事情的。

每天，一到正午，城裏就變得荒涼起來，連最繁盛的街道上，也難看見行人走過。被炸塌的房屋在街頭豎立着，空洞的四壁，顯得分外落寞。葬身在瓦礫堆和空場上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然而，當飛機擺成陣列在天空盤旋，發出轟隆的巨響的時候，就是人類最銳利的號叫，也會聽不見的。直到夜晚，在那冷寂的空氣裏，纔有母親們底哭聲隨着夜風飄出來了。

一個月以來，我祇是每天早起就跑出城去，到郊外看飛鷹，或者到山裏去聽流泉，而傍晚回到城裏，所看見的卻祇是又多了一些新的灰燼。人們低着頭，從幽抑的路燈下面無聲走過，或者漢子們持着鋤頭，用手提燈照着傾塌的房屋，從瓦礫堆裏發掘着支離破碎的屍體——想到這些，我禁不住地抖擻了，如同剛從惡夢裏醒來似地起了一陣寒慄和惡心的感覺。

到什麼時候爲止啊？——這麼地對自己嘆息着了。

望望天，天是碧藍的，沒有一點雲影。礮脊的山崗呈現着暗紫色，顯得那麼蒼老。幾隻蒼鷹飛旋着，互相追逐着，給那碧藍的天幕畫出了許多淡黑色的弧線。潮水，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漫過了港堤，使近邊的低地全變成了大海底一部分。汽笛在頭上，癩癩地鳴着，船身也隨着迂緩地擺動了。

人們互相招呼着，說着各種告別的安慰的話。一個頭上纏着黑布的中年男子也雜在碼頭上面的人羣中，忍着痛楚似地拉直着嗓子向船上喊：

「阿妹，免急，沒要緊啦。」他招招手，又把頭搖了一搖。「阿寶乖，阿寶長大你就有靠啦。」

「是，阿舅。阿舅也要當心啊！」

說話的是一個鄉下婦人，她手裏牽着一個小孩子，聲音是那麽戰動而且慘澹，紅腫的眼睛裏忽然漫出眼淚來了。男子又說了一些聽不清楚的話，然而，女人卻祇是招着手，一直到汽船轉了彎以後才把手收了回來，轉過身來，望了望週圍的人，羞慚地低了頭，抱起孩子，坐到自已底紅漆小箱上面去了。

海天是遼闊的，海風溫暖而且強勁，在碧綠的平面上掀起一堆穩健的波瀾。陽光照着那起伏的汽船，人們全感覺舒適了。有幾個鄉下人低低地談論着，說着一些不可理解的鄉音，而多數，則祇是靜默，合下了眼，或者把眼睛望着遠方，沒有目的，也許竟沒有任何想念。機輪軌軌地轉動，不時，一個浪頭碰上了船緣，發出一陣嘩啾的

響聲。

是多麼靜寂，多麼單調啊！然而，也是多麼可愛的靜寂和單調。人們全是這麼倦怠，好像那不久以前所經過的惡夢現在已完全過去，而不自主地感覺着疲乏了。剛從那緊張得像要斷的弦一般的生活裏逃了出來，現在，在這裏，空氣之中有着清鮮的鹽味，海風是這樣催人甦醒，我恍惚覺得離開昨天底生活已經許多世紀了。漁舟在遠處浮着，如同一些張着翼翅的白鴿，幾隻海鷗繞着汽船，一會兒飛在船前，一會兒隨在船尾，而漸漸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沒入了海波，使我感覺了驚異和羨慕。

『然而，也同樣是在風暴和波濤裏面討生活的動物啊！』

我看了看那個坐在我身邊的女人和她底孩子。女人是年青的，然而，卻是那麼瘦弱，因為頭上蒙了一塊黑布，臉面現得更蒼白。她抱着她底孩子，低着頭，好像是在苦惱地沈思。那孩子依在她底膝前，用圓圓的眼珠子怯生地看着船上的人們。微微

鬚曲的頭髮使他現得活潑而且聰敏，然而，卻是那麼溫順，沒有一點男孩子所有的倔強。這一對孤單單地互相依傍的母子，不知道怎樣令我生了一種同情的憐惜。

「小弟弟真乖呢，」我彎下身來，牽了孩子底手，這麼地說了。

女人喫驚似地猛然擡起頭來，紅腫的眼望了我一望，臉上忽然現出了一抹害羞的紅暈，但是，隨即平靜了下來，勉強地微笑了。

「阿叔誇獎呢，」戰慄地說着，又把頭低下了去。

我本想繼續發出一些詢問，然而，一種落寞和恐懼的心情使我把我底問題咽了下去。人間的苦難在人和人之間加上了許多籬牆，那是不容易撤除的呵！在旅途中，每個人都感覺着孤寂，然而，每個人對於另外的人都是加以防備的。就是這個以勉強的微笑和戰慄的聲音來回答一個同情然而陌生的旅客的婦人，誰知道她有着怎樣的想法呢？

汽船好像沒有氣力似地，祇是緩緩行着。海現得那麼平靜，那麼安適。而一切都

是寂靜着，單調得怕人。我選取了一條可以通過的路，在人叢中和行李堆中來回踱着，意識着一個風暴也許會來吧。

我想到一個我所認識的小女孩，她照着她底先生教給她的，飛機來的時候應當躲到榕樹下面去，然而，一顆炸彈卻正投中了榕樹，打折了一根樹枝，正落到她面前，幸喜不會開花，祇碰傷了她底足踝，可是，這女孩卻一直瘋癲了。另外，有我底的幾個學生，有一次在公園裏正給炸彈投中了，連屍骨也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她們底父母到學校來哭鬧着要兒女的情景，我是怎樣也不會忘記的。

幼小的，活潑的生命們，一轉眼間就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這難道不是可惜的事麼？這難道能夠去責難那些父母們底愚蠢麼？我沈在我底思想之中，感覺得一切變成了一個惡夢，是那樣模糊，是那樣不可以理解的。

忽然，一陣銳叫從我底身邊發出來了；

「飛機啊！飛機啊！」

我身邊的婦人抱着孩子跪到了船板上，臉面變得鐵青，眼睛發着血紅，一下子扯住我的手臂，一下子又用手指着東邊，不住地喊叫着「救命！」聲音是那麽悽厲而且迫切，如同海潮已經衝過了隄防，要把人們全都捲去似地，使我也不禁戰慄了起來。船上，人們騷動着，絕望的叫聲從船艙和船頂一齊發了出來，女人們和孩子們已經高聲在哭喊着了。

東方的天空，一粒灰白的點子在移動着，迎着汽船飛了過來。一會兒，轟轟的響聲已經可以聽見，那灰色的，鳥一般飛着的機械，已經可以整個地看見了。汽船加速了速度，船身變得搖晃而且顛播。人們互相擠着，嚷着，艙裏的人向着船頂鑽，船頂上的人向着船邊擠。

「莫擠啊！船翻了大家都活不成！」一個粗壯的喉嚨這樣叫着，但是，誰能聽從這樣的忠告呢？我身邊的女人和他底孩子已經被人擠倒在船板上頭了；女人仍然

緊緊地抱住孩子，在船板上拚命地打滾，口中發出聽不清的銳叫，孩子卻已經哇哇地大哭起來了。

飛機在船前不遠的空中飛着，飛得那麼遲緩，然而發出粗暴的震耳的響聲。人們靜了一會，可是，約好了似他，忽然又一同喊叫起來了：

『飛機啊，要拋炸彈的！』

一整船底人期待着那最後的命運。誰也料不定是在什麼時候一切都會完結。船是在海中，海裏面也不是逃命的所在啊。在這裏，祇須一個，僅僅一個威力最小的炸彈，照準了烟囪投了下來，那麼，整個的船和牠所負載的一切，就都會沈到無底的海中去了。

當飛機臨到了汽船底上空，人們又沈默着了。沈默着，沈默着，祇等着那被註定了的最後的命運。

『莫要緊啊！是郵政飛機！』一個穿學生服的青年首先發現了安全，這樣大聲

地叫了出來。然而，這欣喜的發現卻已經不能挽救一個不幸的結果：在船尾上，已經有一個中年男子跳到海裏去了。

汽船暫時地停止下來，水手們嘗試着去打撈那跳了海的男子。船上變得更爲嘈雜了，詢問和慶幸和惋惜和咒詛鬧成了一片。

『什麼世界啊！』一個老頭子連連地搖着他底頭。

我發現我身旁的婦人已經沈默了，她抱着她底大聲號哭着的孩子蜷成了一團，歪在船板上頭，眼睛直瞪着天空，沒有哭喊，沒有眼淚，似乎也沒有呼吸。我彎身下去，將她拖了起來。

『莫要緊呢！是郵政飛機，不會拋炸彈，』我安慰着她。

她睜大了眼睛，但是眼珠仍然停滯着，疑問而又憎惡地望着我：

『莫要緊？飛機不拋炸彈？你讀書人曉得什麼！騙人！』於是，搖搖頭，把眼珠突了出來，望望那已經越空而過的飛機，突然又歇斯迭里地喊叫了：『救命啊！救命啊！』

接着便把孩子底頭緊緊地按在胸前，大聲地哭起來了。

站在旁邊的人們也搖搖頭，嘆息着走到船頭去看水手們打撈跳海的男子去了，而留在我身邊的，祇是這一個被恐怖將神經壓碎了的女人。我能怎樣辦呢？我遲疑了一回，便蹲了下去，從她底懷中抱出了那已經停止哭泣而變得癡呆了的孩子。但是，那女人卻如同一個母雞似地跳躍了起來，以我所想像不到的氣力從我底手中把孩子奪了回去，又歪在船板上頭，哭着：

『祇剩下阿寶一個人啊！祇剩下阿寶一個人啊！』

天仍然是那樣清明，海水仍然是那樣深藍，祇是海風卻變得悽厲了。汽船緩緩地行駛着，但是，顛播得很厲害。被打撈起來的男子僵直地躺在船尾人們所挪出來的一塊空地上，已經沒有呼吸了。

一切都靜寂了，人們閉着口，沈默了下來，惡夢之上又罩上了一層惡夢。

在我身旁的女人也稍稍安靜了，然而，仍然不斷地低聲嚶泣着，哭着被埋葬在瓦礫堆中的丈夫和一個九歲的孩子，他們都是在磚瓦廠作工的，因為廠屋被炸塌而終於給埋葬到磚瓦堆中了。

將晚的時候，汽船駛入了安全的港口。海港底一邊是安全的租借地，另一邊，在許多高聳的建築物上也插着外國旗。經過了麻煩的檢查手續以後，旅客們全離了船，向着海港底兩岸分散去了。我也提起了我底被包，望望那沈落到山邊去的太陽，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阿嫂，你去什麼所在？』看看那緊緊抱着孩子坐在紅漆箱上向着岸上發呆的婦人，我禁不住這樣問了。

她回過頭來，以不合式的嚴肅用手指着我底鼻尖說了一聲：『去你底罷！』然而，立刻又變得天真而且誠摯起來，垂下了頭，低低地喃着：『哼，你好，阿寶爹，你好，你

是好人……你把阿寶抱去罷……」

孩子睜大了疑惑的眼睛注視着我，鬆曲的頭髮給晚風吹亂了，好像被火燒焦了的一般——我急急掩住了臉面，用一隻手提起被包，鑽進艙裏去，從艙門踏上了到碼頭去的舢板。那一晚，在小旅館裏面，我一直做了無數的惡夢。

一九三五年，四月。

秋

冷風颯颯地捲動了落在馬路上的枯葉，於是，秋天就慢慢地深了。

細雨沒有休止地落着，如同一些散亂的遊絲，隨着風佈滿了整個低沈的天空。幾日以來，一到傍晚，這樣的細雨就沒有理由地落起來了。

沿着江岸，我走過了兩個碼頭，但是，並沒有看見一隻新來的船隻，夜工顯然是無望的。年久失修的水門汀路上，漬着一團一團的小水蕩，我不時把足趾踏到那些小渦裏去，試探着牠們底深淺。

夜是淒涼的，又加上這樣的風雨。路上沒有同伴，幾乎連過路的人也難得看見。將近海關碼頭的時候，在一個豎立着蚌殼招牌的汽油站前面，我停止下來，把裹在身上的衣服更緊了一緊。

氣候底轉變是迅速的。不幾天以前，天氣還是那樣燠熱，而現在，江風卻已經使人感覺寒冷了。風在江邊呼嘯。一陣冷風過去之後，一堆一堆的梧桐葉就索索地捲動了起來，發出一陣令人極其難受的聲音。

我站在汽油站底廊簷下面，因為這慘淡的景象底重壓，而感覺了憂愁。

江岸是寂寞的。在白天，這裏曾經喧嚷過許多的生命底叫囂。人們在陰鬱的天氣裏扛着各種各色的負載，從輪船底起重機旁跑到堆棧底深而且大的肚腹裏去，又從那肚腹裏帶着新的負載，回到輪船上來，叫着，嚷着，呻吟着。手裏握着皮鞭的看碼頭的人，站滿在跳板上頭，橫着眼，把每一個人都當作強盜，然而，扛着負載的人們一走到他們面前，卻把叫嚷和呻吟故意似地拖得更長，而且提到更高了。

如今，這一切的聲音全都死去，所餘下的祇有風雨和一個黑暗的夜。

我站在汽油站底廊簷下面，憂鬱地看着那些迷糊的路燈。整個的都市，幾乎全都隱藏在黑夜底雨絲之中了。黑夜的都市！在那都市裏面，人們是在怎樣生活呢？夜

生活將要開始了，疲倦而瘋狂的人們，在雨夜的街市上會更爲擁擠，擁過來，又擠過去，一直到天明將近的時候，於是，整個的城市也就死去了。

細雨仍然祇是疎疎落落地下着，下得不大，卻使人生出了異樣的煩惱。不時，有一兩滴雨水從簷間滴了下來，打在水門汀的石地上，發出空洞而且寂寞的響聲，一下，二下，等不到第三下，就沒有了，祇好忍耐着再等。然後，經過了許久，纔聽見水門汀上又是空洞而且寂寞地響了，仍然是一下，二下。

『爲什麼不下得更大一點呢？』牽了牽被雨絲飄得透濕的衣裳，我怨恨地想了。

汽油站是空洞的，玻璃門鎖着，裏面沒有一個人影。陳列窗裏陳列着一些長圓形和長方形的油罐，和一些奇形怪狀的零件。對於這些，我不知爲了什麼，忽然深深地憎惡起來。一輛汽車濕淋淋地駛進站裏來，但是，連停也不會停，看見站裏已經沒有執事的伙計，就一直又駛出去了。

江上是迷濛的，祇有躉船上面發出幾點忽明忽滅的燈光。江水落得很低，現出十多丈的沙灘。當洪水漲滿的時候，這裏不知漂過多少人底屍首，然而洪水一落之後，竟有許多的人就在這原來的地方搭出蘆蓆棚子，當作臨時的居屋。

那是我十六歲那一年底九月初頭，我開始在這城市獨立生活的第三日。那時，我底身體是很瘦的，而且，對於一切事情都很膽怯。

我感覺得我有一些淒涼。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沮喪，這樣絕望過。生活是愈變愈艱難了。在鎮上雜糧店裏當過了三年學徒，幾乎得了癆病；以後，我就被四叔堅決地帶到這都市來了。兩年以來，我一直和四叔共着一條扁擔。四叔是一個慈愛的人，然而，他對於我總不姑息。他教訓着我如同教訓他自己底孩子一樣。但是，如今，四叔是已經走到不可知的另外的碼頭去了。

『硬朗一點罷，孩子，』四叔望着我底憂愁的臉，鼓勵地說了；『生活不是兒戲的，高高低低，拿出點主見來。我，沒法，這地方頓不下去，成了別人的眼中釘，祇好到別

的碼頭看看罷。」

停了一會，四叔又接着說了：

「也是實在沒法帶你一起去，自己都不曉得怎樣——」

「四叔到底到哪裏去呢？」我囁囁着。

「真不曉得就算了，自己好好兒的做人……」

四叔走了以後，我就把扁擔換了一把鐵鈎。我也擠在人縫裏頭，依次挨到船房底門口。人們望望我，又把我推開，但是我仍然擠着。僥倖有人把一包棉花或者一包白糖搭上我底肩頭，當我用鈎子鈎進包去，將那重負支持着的時候，我卻忍不住地感覺得我底全身骨節都要粉碎了。我祇有等着人少的時候，選取一些輕鬆的零件來把生活挨了過去。

我望望那低落的江水。江上祇是一團混濁的黑暗。有時，一堆一堆透明的浪頭從黑暗之中擡起頭來，但是，一瞬間又被掃了下去。我輕輕地嘆息了一聲，把掛在腰

間的鐵鈎正了一正，仍然望着那不平靜的江流，就出了汽油站，一直向着躉船走去

了。
我想起了那年老的何老爹，四叔底朋友。他是住在躉船尾上的。

何老爹一定還抱着他底燒酒瓶吧？那老頭子一定還沒有睡。老頭子，可憐的人！以前，人們不叫他「何拐子」，卻管他叫「虎拐子」，喝得，做得，有氣力，也有膽量。如今，「虎拐子」變成「老糊塗」了。老虎已經老了，好的年頭已經過去了。白天，他拿着掃帚，打掃着躉船上面的倉房和廁所，罵着賣香蕉和賣長生菓的小販；有時，也坐在艙口，將籌子從搬運夫底手裏接了過來，一面還拖着那疲倦的，嘶啞的嗓子唱道：

『一個五呀，唵——』

一個十呀，啊——』

唵啊，一十一個五呀……』

然而，一到夜晚，他就完全衰頹了。他爬進躉船尾上他底小房裏去，在那昏濛的，嵌在艙板上的電燈下面，抱着他底燒酒瓶，摸着那瘦削的，沒有鬚鬚的下巴，而沈在回憶和老年的悲哀裏了。

我以習慣的熟練走上跳板去。江風淒厲地叫嘯着，似乎硬要把人掃到水裏去。江水翻騰着，噴着水沫。浪頭憤怒地碰到跳板上來，嘩喇一陣，又憤怒地退了回去，把水沫一直濺到我底臉上和我底全身。幾隻小船繫在跳板兩旁，瘋子一般地隨着波浪跳躍，顛了上去，又馬上跌下來，和水波碰撞着，發出一「波波」的不平的響聲。

一陣冷風從江心掃了過來，秋天似乎是更深了呢。

繞過了那緊鎖着的倉庫，轉到躉船底尾上，就是何老爹所住的小房。我在那窗口靜立了一回，然後顛起腳來，望了進去。那永遠黃淡的電燈仍然開着，但是老爹卻已經躺到他底吊鋪上了。他躺在那裏，臉面朝內，時時轉動着身體，又很不寧靜地把

那骨瘦的大腿叉着，間或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可憐的老人，衰頹了，在這樣的夜裏。

『老爹——』我畏縮地，輕輕地喊了一聲。

老爹疲倦地轉過了身體，把頭稍稍擡起，向窗口望了一望：

『是哪個？』

『是我呢，老爹。』

他從鋪上慢慢地爬了下來，把門開了，臉色是那樣黃，沒有血色，好像得了重病，使人害怕。他瞪着眼睛望了我好一會，然後疲倦地說道：

『老三啊！這時候！從哪裏來？』

『到碼頭看看可有夜工呢。』

『做夢！』老爹一邊說着，一邊又躺到鋪上去了；『往年，上上下下的碼頭，總是趕到半夜不收工，找人都找不到。這如今，什麼都清淡。年頭不好啊，災災荒荒，你曉得！四叔呢？多天都沒來看看我。人老了，不值錢啥！』

望着老爹底怨望的臉，我急忙分辯了：

『四叔前天走了。』

『走了到哪裏去？要走，連跟我不說的？』

『跟我都沒有說呢，祇是說這地方頓不下去。』

『頓不下去？』老爹驚訝地問，但是，不等回答，便又領悟了似地自言自語了：『是的，頓不下去。好人都是頓不下去。』

老爹咳嗽了，咳得那麼苦悶，而且，不斷地輾轉着，兩手捶着骨瘦的大腿。

『你四叔總算有幹勁的，』老爹自言自語地繼續說着；『不過，也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不是？還有十年好幹。十年一過，一到五十歲，凡事就要打個折扣了。像我，完了！……我今年五十八，曉得還有幾年好活？』

說着，又咳嗽了起來，把身體轉了過去。

『老爹還康健呢，』望着那衰老的身體，我無可如何地安慰着。

『我康健？』老爹興奮地轉了過來，但是立刻又頹喪下去了；『不行啊！完了！年青時候，什麼事沒有幹過！風裏雨裏，滿不在乎。這如今，算什麼？老糊塗啥！從前，上上下下三十六碼頭，哪個不曉得我何某人？伙計們「拐子」長「拐子」短的擡舉我。船上，岸上，一有事情，少不得總是我何某人出頭，十六年還有我啥。偏生王桂說我老糊塗！我就不幹，讓他去幹——』

『王桂？』

『是的啥，就是王桂。王桂幹了半年就跑了，曉得跑到哪裏去了！』

老爹轉過身來，很嚴重似地擡起了半截身子，把頭湊近我底身邊，低低地問：

『王桂你不曉得？你自然不曉得。你四叔曉得的。說句良心話，王桂總算好人。不欺心，就是這點！王桂要是黑良心早就發財了。這如今，這般雜種，真是一言難盡！祇曉得要錢！姓施的，你曉得啥，家裏討小啊！雜種！』

外面，是呼吼着一般的風聲，和波浪打着蘆船的震響。老頭子喘着氣，躺了下去，

眼睛就慢慢地合上了，似乎是那憤怒的火在還未燃燒以前馬上就熄滅了。每當一陣風哨子一樣地響過以後，他就長長地歎息了。

「我不管，我也管不來。我今年五十八，曉得還活得幾年？看不過眼的事，我說一句，可是，有哪個把你當人？」

我沈默着，聽着風在外面吼叫，祇感覺有不可抵禦的力量在向着我底全身壓了過來。小房間裏非常窒悶，連呼吸也是艱難的。

「你喝酒麼？」老爹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問。
我搖搖頭，說道：

「不會喝的，老爹自己喝罷。」

「酒都不喝？好孩子，跟你四叔一樣，滴酒不沾。好不喝酒好！莫學我，我一生就害在酒裏。年輕的時候，一醉醉個死，也不在乎。這如今，不行啥！躉船上打兩個轉身，頭就暈，一雙腳直抖。晚上，筋骨痛得要死。葆元堂底虎骨酒也喝了幾瓶，哪裏有用？」

他掙扎着從鋪上爬了起來，扶着鋪前的一張由一塊木板搭成的小桌，手是那麼戰動，全身也同樣抖擻着。我忍不住地伸出手來，把他攙扶了。

『不須扶得，不須扶得，』他連忙拒絕着：『坐你的，莫管我！』

外面，雨漸漸地大了起來，滴滴答答地打在薄鐵皮的艙頂上，非常焦急似地。風悲憤地吼着，似乎大自然也有着無數的苦惱，要憤恨地傾洩出來了。不時，有一陣猛烈的波浪對着躉船碰了過來，整個的躉船也隨着震動了。

老爹扶着桌子，不作聲，好像這風和雨使得他非常難受。他默默地把酒從瓶裏倒了出來，又默默地從杯裏倒到口裏去。

一個可憐的老人呢，我默默地想着。老了，衰頹了，早已被人遺忘，再也無法振作起來了——而且，又是病着……一生，祇是辛辛苦苦地過去。以前，也曾經被人當作一隻老虎的，然而，當老虎變成了老邁以後，又能夠怎樣呢？他把苦的酒一杯一杯地往口裏倒，慢慢地，臉色變得更爲慘黃，而低凹的胸部也急促地起伏着了。

「老爹，少喝一杯罷——」我幾乎是懇求地說。

然而，老爹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到我底懇求。他擡起頭來，把酒瓶一推：

「往年，這點子酒，算什麼？幾斤幾斤一喝，掙點錢，就是喝酒啥。沒有兒，沒有女，哪個想發財？孤老，受罪啊！年輕的時候，還不是想弄個女人。可是，有哪個女人看得上你？我屋裏二爺巴巴地弄了一個女人，還不是跟人跑掉！活討罪受！有兒有女，這樣的世道，也是淘氣啊！」

忽然，他睜大了他那疲倦的眼睛，望了我好一會。

「老三，你說，人生在世，有什麼味？」他堅決地搖了搖頭，接着說了下去：「老三，沒有味的！你四叔是個硬漢子，他有他底想法。可是，他祇是四十邊頭的人啦。我，我今年五十八，快六十歲了，我看的事情多呢。」

我能說什麼呢？我還剛剛活了十六歲。我能說人活着是有意思或者沒有意思呢？我祇知道，三年底雜糧店學徒生活，使我差不多得了癆病，而這兩年來，我總是跟

着四叔在碼頭上面跑着。如今，四叔走了，留下了我一個人，可是，我還得跑。在碼頭上，擠在人羣中間，扛着重負，真是苦的生活。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有什麼辦法呢，老爹？祇有熬呀，今天熬過了，望明天。』

『不錯，我曉得。熬呀！我熬了五十八歲，熬了多少！五十八歲，不容易啊！可是，如今，還有幾個明天好熬？往年，和你們一樣，大手大腳，怕什麼？這如今，人一老，完了！哪一樣說得上比方，吃這一碗茅廁飯，算什麼？一條狗，狗還不如！哪個把你放在眼裏？』

眼淚不知怎樣就漫到他那枯乾的眼睛裏了。他悲哀，甚至於小孩子一般地抽泣。

『沒有兒，沒有女，說一聲要斷氣，連鬼也沒有一個來看看你的。』

他把頭伏了下去，忍不住地，嗚嗚地放聲哭了。那哭聲是那樣的乾澀，然而，卻是那樣不可言說地悲苦。那是一個五十八歲的老人底哭聲，也許是他最末一次的痛哭。一整生底苦惱，一整生底抑鬱，幼年底回憶和老年底悲哀，全都堆積在這酒後情不

自禁的哭聲裏了。我抱着他那聳動的瘦削的肩膀，不知道要對他說什麼纔好。在這樣的時侯，也許不說話反而更好吧。

『老爹，往開點想罷，』我極力安慰着，『這麼大年紀，何必這樣？我們河下的人哪個不記着老爹的？』

『記着我？哪個把我放在心上？老糊塗啥！』

他哭着，訴着，拍桌子，捶胸。我費了許多氣力纔把他安置到鋪上，而他漸漸地也安靜了，並且安靜地睡着了。外面風和雨交作着，我坐在老爹的鋪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一切的思想在我底心中變得凌亂起來了，如同一團理不出頭緒的亂絲。

生活真是一副沈重擔子，並且這擔子是非擔負不可的。從堆棧裏到輪船底貨艙旁邊，那不過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你咬緊牙，忍住肩膀所受的重壓，疾忙走着，祇想着到了那一邊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的休息，喘出一口氣來，然而，到了那邊，豈不正是有着同樣的重負在等待着？你無間歇的重負，從今天到明天。明天也許會好一點吧？

但是，到了明天，又怎樣呢？

我記起了四叔底話：『孩子，總有一天，我們這般出力的人……我，四十邊上了，也許望不到；可是，總有一天的！』四叔把話說得那麼斬截，他也許不會騙人，也不至於像這樣來騙自己。四叔真是一個硬漢子呢。現在，四叔到底在哪裏呢？在另外的碼頭？也許在那不可知的另外的碼頭，四叔正是趁着這秋風和秋雨在趕着夜活吧？

鐵板上面的滴答聲漸次稀少起來，雨已經下得小了，但是，風仍然在瘋狂地吹嘯。我看了看那安靜地躺在我身旁的老人，他底眼皮是半開半闔的，慘黃的臉面正好像骨頭上面鋪上了一層黃色的油紙。可憐的人，他睡得那麼安靜。但是，能不能說他已經是氣絕了呢？

我把那老人底臉面再看了一眼，然後輕輕地走出了他底小房。清鮮的江風向我猛然撲來，一個大的浪頭濺了我一滿身冷水。我怔了一怔，立在躉船底邊上，凝望了好一會那躉船外面的憤怒的江濤。

『生活開始了——明天明天也許是一個晴天吧？』

於是，折轉身來，我向着碼頭走了過去。細雨仍然飛着。浮跳隨着波浪升跌。一路之上，我計算着明天將要抵埠的船，而海關鐘就零零落落敲過十二下了——已經是最後一次報時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八月。

白 夜

白霧浮上來了。月亮斜掛在天邊，散發着朦朧的光輝。整個江面，好像有誰從高處拋下了一層輕紗，變得透明了。小火輪緩慢地行進着，如同一個疲倦於長途跋涉的旅人，要藉着緩慢的脚步來獲得休息似的。

夜靜着。水發着腥味。是初秋的，疲倦的夜晚。一連幾天轟隆轟隆着的炮聲，到現在也沈寂下來了。

師爺望着月亮，瞧着那一張蒼白的臉面似的月輪，感覺了一點疲困的倦怠。在他底身旁，坐着老大，失了神似地把着舵盤。在舵房裏，一盞馬燈懸在窗口，沈默地燃燒。

船上，在舵房後面的艙板上，苦力們三三兩兩地倒臥着，有的閉下了眼皮，有的

卻已經發出沈重的鼾聲，和單調的機輪底聲音互相應和。一整個午後的勞動使得他們安靜了，不再喧笑，不再發出難聽的詛罵或者唱出放蕩的歌曲。

機輪軋地響着，火伏靠在煤池旁邊，打着盹。想起來，是應當睡覺的時候吧。

『丹水池吧，師爺？』老大把舵盤任意地旋了一旋，把塗了油似的臉面轉向師爺，低低地問。

『丹水池吧？說不定還在底下——』師爺仍然望着月亮，無精打彩地說。

江面擴大着，沒有邊岸。在一望無際的朦朧的透明裏，小火輪似乎是在空中航行着。小火輪是這麼緩慢地航行着，航向什麼地方去呢？

『丹水池吧，師爺？』老大又問了，仍然是低低地。『丹水池還有北佬呢。』

『還有北佬？沒有了，老大。今早全開走了。』師爺仍然望着月亮。

月亮真明呢，祇是爲什麼有這樣的霧呢？江面是一片白色，沒有一點燈火，這不是會有船隻往來的地方，並且，也不是有船隻往來的時候了。整個江面，戒了嚴似地，

死寂了。不時，有一聲槍響衝破了夜底沈寂，然而，卻再也沒有響應，連一點火星也不在透明的江上遺留下來。

夜，沈寂着，連機輪底響聲也是低沈的。而且，也是應當睡覺的時候了。

師爺是一個沈默的人，年紀還很青，而且膽怯，並且有一點輕微的肺病，臉面時時發紅。在職務上，他還是一個完全的生手。當第一天在衣袋裏藏着那四等三級郵務員的委任書走到總局去見那郵務長的時候，在那嚴肅的辦公室裏，那嚴肅的北歐人所特有的臉型面前，他幾乎不會全身抖索起來。這還是剛從中等學校出來，是第一次的就職呢。同時，他計劃着，如果在幾年以後，就說五年吧，如果除了擔負一個由年老的父母和兩個稚弱的弟妹所組成的家庭以外，自己也還能積存一點點錢，比方，三百或者五百，他就可以脫離這早就知道是十分機械的職務，去繼續求學，去進大學校，或者，如果能夠存到一千，那就可以到外國去，在外國，身體也許會好起來的。他見了每一個同事都紅一紅臉，他被派到各個部門去學習各種知識，記熟各種

郵路，各種不同的郵資，各種麻煩而又精密的手續，和各種以前從來不曾聽見過的郵務術語。這種學習是困難的，並且六個月之後，還有那鑑定的考試。有時，他把郵章帶回自己底寓所裏來，在夜間自己研究着，暗記着，一直到頭部微微發起熱來，纔疲倦地爬上牀去。同事們都是驕傲的，對於新來的人好像一律是投以輕蔑的眼光，因此，這年青的郵務員感覺得分外地寂寞了。直到他被派到河下來，從各處來的輪船上領取郵件的時候，他纔漸漸地習慣了自己底職業。從這時候起，他開始以幾乎是感激的心情對於自己底工作感到興趣了。

『老大，俄國去看過了阿頌的麼？』師爺望着月亮，想着阿頌正有着一張和月亮一樣蒼白而且一樣圓大的臉，記起了船上少了這麼一個人，便用稚氣的聲音問了。阿頌是一個苦力，時常從河下的小販那裏賒取酒喝的，一喝過酒之後，蒼白的臉面就變得更爲慘白。

『看過了，』老大沈悶地回答。

『俄國怎樣說的呢？好些麼？』

『還不是一樣！麻木病，不會好的。』老大回答着，好像也記起了阿碩有着怎樣的臉，就把頭擡了起來，也望了望月亮。『哪一回不是教他不喝？他偏要喝。這喝得好！』

師爺歎了一口氣。他記得阿碩是怎樣瘋狂一般地喝着酒，拍着胸，同時又對小販說着好話，作着極其負責的應許，可是，喝在半途中，就忽然倒在河坡上，無論怎樣推喚，怎樣恐嚇，也不肯把癱了似的身體從地上爬起來；他不說話，也不呻吟，祇是死了似地仰面朝天，眼皮半閉着在那慘白的臉上，一動也不動。高大的俄國走過來，感動地拍拍輪在河坡上面的阿碩底胸脯。

『俄國，怎麼辦呢？』尖嗓子的胡巴叫。

可是俄國卻祇是做出了一個莫可如何的姿勢，就用一隻手把阿碩底身體搭上肩頭，扛到小火輪上來，放在那些空的麻布袋上。

『他老婆底瘋病呢？』師爺歎了一口氣，記起了那個常常到河下來胡鬧的婦

人了。

「瘋病會好麼？不會好的。」

舵房後面，好像有什麼人在嘔吐了。那是那個叫作家善的苦力，一個年紀已經很老的人。

「家善，喝水不喝？」

但是，被叫作家善的沒有回答。

於是，舵房後面又靜寂了，除了幾個鼾聲以外。

「可憐，」師爺自語着，他想着那麻木的阿碩，和他底有着瘋病的老婆，那生活，不知道要怎樣過。

「總還有孩子吧？」師爺問了。

「怎麼沒有兩個？都還很小。大的早死光了，」老大仍然沈悶地回答。

「可憐，」師爺又歎息了，望着月亮。

『什麼事？』老大沈重地問。

『這，我是說，』師爺囁囁着，不曉得要怎樣說纔好，『孩子們是可憐的，麻木和瘋子，生下來の子，不好。』

『爲什麼不好？』老大哈哈地笑了，笑得有點奇怪。

『腦筋，』師爺指指自己底腦袋，『腦筋不會好的。』

師爺有點苦惱，他不曉得要怎樣來解釋這話。他望望月亮，又轉過頭來，望望老大底臉。可是，老大卻像不會聽見似地，一點也不想追問下去。今晚，老大是有點反常的，他不像平素那樣愉快。

師爺把眼睛轉向掛在舵房窗口的煙薰的馬燈，臉面低下去了。

在平日，老大是一個愉快的人，矮個子，稀眉毛，很能說話，說話的時候，眼睛就會睜起來，發出狡猾的笑。（但是，今晚，老大說話的時候，眼睛卻是張得多麼大呀！）他管領着一個獨眼的水手和一個口吃的火伙，這火伙雖是火伙，但也兼理着大車底

職務的。每個月一號，老大穿上綠色的制服，在那制服底袖口上他自己還縫上了兩條黃布做成的金邊；在頭上，他戴着一頂綠色的制帽，可是帽上的飛鷹帽章卻不曉得在什麼時候遺失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時常使得老大受苦。在一號那一天，如果河下沒有工作，那麼，在正是九點一刻的時候，老大就帶着他底獨眼的水手和口吃的火伙，排成一個行列來到總局了，一直走到轉口處去。轉口處底主任，二等一級的郵務員毛師爺，是一個胖子。老大一看見胖子，就走上前去，把兩個手指舉到帽邊，行了一個軍人底禮節，並且笑嘻嘻地說道：

「毛師爺，你又發胖了！」

可是，又發胖了的師爺一看見老大敬禮的姿勢，就馬上記起了那遺失了的帽章，於是做出非常嚴厲的樣子，大聲問道：

「老大！帽章呢？飛了？」

「嚇嚇！」老大照例把眼睛眯了起來，好像忍住一個笑，但是，卻終於笑了。他並

不說出遺失帽章的理由，卻祇是乾脆地把帽子取了下來，攔在手裏旋轉，好像那是在表示着一個更大的敬意似的。

於是，胖師爺就鄙夷地說道：

『玩昏了頭呢，怎麼做老大的呀！』

但是，老大卻照例笑着回答道：

『這怎麼能够怪我呢，我底師爺？』他指一指分列在他底兩旁的水手和火伙，『這是你老照顧我這樣的好幫手的呀。』

胖師爺望一望那個映着獨眼的水手和預備辯駁卻一時不能說出話來的火伙，不由得打起哈哈來，滿意地笑了笑；於是，老大就平安地領到了全船人員底薪金和額外的一元的燈油津貼，又帶着他底水手和火伙，回到小火輪上來。

小火輪仍然慢慢地行進着，夜是銀樣地白。霧的輕紗籠罩着，是那麼輕盈，而又
是那麼沈重。

『那麼，阿碩怎麼辦呢？』師爺又問了。

『怎麼辦等死！』

『死？』師爺不由得戰慄了。

『不死又怎樣？還能做麼？這樣子！』

『局子裏就不管了麼？』

『局子？』老大把臉面轉了過來，似乎是在發怒了。老大爲什麼今晚老是這樣

呢？他那稀疏眉毛和發怒的表情是多麼不合式呀！『局子？』老大又哼一聲。

師爺覺得頭部有點發熱，把頭低了。但是，老大卻自語似地繼續說道：

『是苦力呢，不是師爺呀！局子裏管苦力？他還管你有沒有兒子送終呵！』

老大望着月亮，他心裏有一點煩躁。他不願意說話了，但是，卻仍然說了起來：

『師爺，你一月拿多少？』

『四十五兩。』師爺感覺有一點害羞。

『好啊，做師爺多好啊！』老大並不望師爺，卻仍然望着月亮；『不挨罵，不受氣，不出力，祇拿起筆來，簽個字，就乾坐着。你說是不是，師爺？』

師爺底臉整個地紅了，不曉得怎樣回答。老大望望師爺，可是仍然又把臉面轉向了月亮，繼續着說道：

『拿的是銀子，論兩數，一百，五十，三百，兩百。是不是，師爺？做三五年，就發大財啦，真的。老了，不做了，還有養老金，是不是，師爺？像阿碩，做了十五年，如今做不得，就等死呀。』

老大斷斷續續地說着，好像並不是在說給師爺聽，卻是在說給另外的一個人聽似的。

『像我，從水手做起，也是十三個年頭了。』

『老大今年有四十歲？』

『四十五，你老。師爺，你呢？』

師爺想了一想，好像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十九。」

「了不起啊！做到六十歲養老，還好做四十一——四十年。」

「不呢，老大。」師爺想告訴老大，說自己是祇想做五年的，但是，頓了一頓，卻不說了。老大會笑的啊。而且，每一說到自己底事，他總是要犯了罪似地慚愧起來的。他摸一摸自己的頭部，覺得很有些發熱，於是，走到舵房外面，望望被傾斜的月光所照明的江水，金黃之中顯着渾濁，水腥氣是特別濃重的。夜是白的，霧裏的兩岸模糊而且遼闊，不能辨認。

連接着兩聲槍響，從霧裏穿了過來，聲音異常空洞。師爺摸了摸自己底發熱的頭，又急忙回到舵房裏來了。

「亂放他媽的，北佬！」老大咕嚕着。

「是北佬？革命軍吧？」

「北佬呀，城裏的。革命軍就不亂放槍。」

「聽說今晚要攻城呢。」

「攻城把槍朝江裏放？」

於是沈默又佔領在師爺和老大中間了。師爺想着那些一對一對，疲乏地走着，戴着斗笠的廣東軍隊，湖南軍隊，覺得他們是多麼勇敢，而且多麼可愛。他想着，有一天，他也應當去當革命軍，他有一個朋友是入了軍校的，現在也許隨着軍隊北來了。但是，身體，自己底身體是多壞啊。

「老大，你贊不贊成革命？」

「我不贊成。」老大想了一想，打了一個哈哈，狡猾地笑了。

「爲什麼呢？」

「爲你呀，我底師爺。」老大底眼睛又眯了起來，轉向師爺去，輕輕地問道：「師爺，革命你怕不怕？」

『爲什麼怕呢？』

『你是師爺呀。你們師爺都是反革命的。』

『至少我不。』師爺自信地搖了搖頭。

老大把一隻手從舵盤上舉了起來，拍了拍師爺底肩膀，眯了眼睛，笑道：

『我知道的，師爺。你是個好師爺。』

『我？』師爺望了望老大底稀疏的眉毛，那眉毛是多麼和藹，而且多麼可笑啊。

夜靜着，深沈的，初秋的夜晚。江水發出着濃重的腥氣。江面，槍聲仍然稀疏地響，一時變得稍稍稠密，一時卻又完全靜寂了。

『老大，』一個低沈的聲音叫了，於是，一個高大的身形來到了舵房門口，似乎是在努力低下身去，想跨進舵房裏來。這就是那個高大的俄國，穿着綠色的郵差制服。『開快點罷，老大。』

「霧呀，俄國，怎麼能快？」

俄國把身子彎了一彎，對着師爺笑了一笑，是祇有俄國纔有的那樣，又和藹而又幾乎近於愚蠢的笑：

「師爺，辛苦。」

「哪裏！」師爺把身體向着老大那一邊移過一點，在那長橈上挪出一個空位。
「要坐坐麼？」

「得了罷，師爺，那麼一大堆擠不下的。」老大往師爺這邊擠了回來，向着俄國：
「怎麼樣？」

「還是你罷，老大。」

「這纔不像是俄國吧！推三推四。你報告罷，我給你掌燈。」

「也好，一樣。」俄國低沈地說了，於是，轉向師爺：「快到了，師爺。」笑了一笑，就又消逝在舵房後面了。

『老大，什麼事？』師爺問着，同時覺得有一點膽怯。

『會上的事。』

『我也來一個，好不好？』

『你呀，師爺……』老大想了一想，『你入什麼會呢，師爺？你爲點什麼想入會呢？不，師爺，不好，你入會沒意思。』

『我——』師爺紅了一紅臉，不曉得說什麼了。

前面，微弱的幾點燈光從濃霧裏透出，如同江上的螢火。

老大站立起來，拉了一拉鈴，於是，機聲突然變得響亮，小火輪隨着也變得奮興起來了。水從船頭分開，有時，把那飛沫反濺到舵房裏來。老大底兩手有力地把握住舵盤，全身似乎在向前傾屈。他輕聲地說道：

『師爺，到了。』

『夥計們，起來呀！』是俄國底低沈的聲音。

「老大，到了呀，還往哪裏跑？霧迷了眼？」獨眼的水手跑進舵房來，叫着。
「我曉得呀，我底老二！我多一隻眼睛呀！」老大奮興地回答，哈哈地笑了。

汽笛在小火輪底烟囪上連接地叫着，水手早已把一切安置妥當。小火輪靠定了一隻白殼的輪船。這是一隻往來上江，專運煤油的美國油輪，因為商輪已經停止了上江的航運，所以上游底郵件就給這隻油輪帶了下來。苦力們嘈嚷着，笑罵着，有的已經從小火輪爬到了油輪上面，有的就唱起歌來，搭好了跳板。

「開槍呀，買辦！」

「買辦死了啊！」

「等一等，」俄國底低沈的聲音喊了。

「什麼事？」人們立刻靜了下來。

「等一等，大家聽我說。」

「說呀，俄國，」老大從舵房底窗口取下馬燈，走出去了。

「明天早晨七點鐘，轉口房門口，大家集合！」俄國底聲音是那麼低沈，而且穩定，「全體郵工苦力，信差……——」

俄國停了一停，好像是在思索似地。

「明天，我們，成立一個會——」

「師爺們不要啊！」是胡巴底銳尖的嗓子。

「是的，我們不跟那些老爺們在一起，」年老的家善顫慄地贊同着。

「等一等，聽俄國說呀，」老大喊了。

師爺底臉發着熱，他如同得了熱病似地全身發起抖來。他不知道應不應當出去，他悔恨他自己是一個師爺，但是他終於抖索着走出來了。高大的俄國站在船尾的舵箱上，在他底身旁，站着老大，把馬燈高高舉着，照着俄國底赤紅的臉面。在他們週圍，船板各處，站着胡巴，站着家善，站着火生，站着所有二十三個晚班的苦力，並且也站着獨眼的水手和剛從火艙爬出的火伙。

『全體郵工，』俄國又說着，『師爺們，郵務老爺們除外。我們要有一個組織，這是大家都曉得的。』

『曉得的呀，俄國！』

『那麼，我們，明天，早晨七點，都到。有什麼人不到麼？』

『都到的，俄國。』老大把馬燈在俄國底臉上幌了一幌，『我們還要給大家報告，阿碩做滿了十五年啊。莫忘了！』

『還有我，老大，』家善喊着，咳起嗽來了。

口吃的火伙從火艙旁邊擠上前去，也急忙喊着：

『俄——俄——俄國，火艙啊。火艙要分兩班啊，兩班！』

『是的，都記得了。明天，早晨，七點，』俄國重複了一次，從船箱上跳了下來，走到師爺面前，用了祇有俄國纔有的那樣和藹的微笑，問道：

『師爺，清單上寫的多少？』

「一千七百袋，」師爺呆滯地回答。

「趕得完的，師爺！」

「白夜靜的夜。月亮快落下去了，但是，沈重的白霧卻增加了濃厚。人們底影子幌動着，迅速地，從油輪底艙底幌到小火輪上來，那麼靜默，而且沈着。」

「申呀！」

「有啦。」

「又申呀！」

「有啦。」

「本鎮，掛！」

「有啦。」

「他媽的，快信夾在包裹裏啦！」

『也報出來罷，要趕緊呢。』

胡巴底尖銳的嗓子喊着郵袋所應去的地方，俄國就用一枝小鉛筆，用拙劣的字蹟在一個簿子上一處一處地加以登記。俄國底眼睛濕潤了，他想起當他由苦力考上郵差的時候，局子裏曾經要把他派到一個分局去坐櫃臺，但是他卻推辭道：『師爺，派我到河下去罷。河下的人我熟一些。我是坐不來櫃臺的。』現在，河下的人真是和他這樣親切起來了。

師爺感覺得有一點寂寞。他底頭發着熱，使他感覺一點暈眩。他把身體斜依在舵房門外，用着深入的目光注視了那濃霧籠罩的江；種種的思想在他底腦裏變得模糊起來了。他想到，肺病怕已經深了吧？那麼，應當積一點錢，到一個有好空氣的地方去休息去。但是，他又想起了從上海底大學裏一個朋友給他寄來的信和書。能够讀一讀大學，過一過大學底生活，不也是很好麼？然而，怎麼能呢？於是，似乎是在那看不透的遠遠的濃霧裏，出現了那年老的父母和稚弱的弟妹們底可憐的臉相。

『師爺，你在想什麼？』老大倒在舵房裏的長櫓上，問着。可是，他底問詢師爺卻不會回答。

江面飄起了一絲微寒的晨風，是黎明快要到來的時候了。但是，白霧仍然濃重，江水發出着惡心的腥氣。

相唱和：
師爺寂寞地依着舵房底門，聽着胡巴底尖銳的嗓子和俄國的低沈的聲音互

『本鎮呀！』

『有啦。』

『申呀，掛！』

『有啦。』

夜，沈寂着。白的夜。

一九三六年，四月。

後記

「白夜」共十五篇，算是我底第三個散文集，多半是一九三六年所寫。在發表的時候，其中有幾篇曾被當作小說，可是，在我自己，卻從來不曾承認牠們是小說的。我知道在講故事上我是一個比誰都拙劣的低能者，然而，我卻時時私願着有一天也許我能說出一個像樣的故事。「白夜」一篇，是我想講故事而慘敗了的，所以，我用牠作為本集底名字。

一九三七年二月自記。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擯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三集亦已出齊，第四集從一月份起陸續出版。

第一集

路

茅盾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神·鬼·人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團圓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雀鼠集

魯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珠落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南行記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飯餘集

吳組細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分

何穀天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劍集

鄭振鐸

文藝論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雷雨

曹禺

四幕悲劇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以身作則

李健吾

三幕喜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第 二 集

秋花

靳以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江上

蕭軍

長篇小說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土餅

沙汀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谷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多產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
精裝五角五分

崖邊

柏山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鏢砂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海星

陸蠡

散文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鷹之歌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商市街

悄吟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憶

巴金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母親的夢

李健吾

戲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掘金記

畢異午

詩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第 三 集

星

栗子

葉紫

長篇小說
精裝四角半

蕭乾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夜景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春風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半

黃沙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二角半

小巫集

奚如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半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小說集
精裝四角半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四角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散文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四角半

橋

沈吟

散文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四角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四角半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日出

曹禺

劇本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六角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三角半

第 四 集

煙苗季

周文

長篇小說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五分

山徑

白文

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航線

沙汀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夜工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長江上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長生塔

巴金

童話集

平裝三角
精裝三角五分

嚇美國嗎

尹庚

報告文學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夜記

魯迅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白夜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白 夜
麗 尼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 學 叢 刊

巴 金 主 編
第 十 四 集
共 十 六 冊

- | | | | |
|-------|--------|--------|--------|
| 烟苗季 | 周文長篇 | 嶺，美國嗎！ | 尹 庚 報告 |
| 山徑 | 白文長篇 | 夜記 | 魯 迅 散文 |
| 航線 | 妙 幻 短篇 | 旅人的心 | 魯 彥 散文 |
| 里門拾記 | 蘆 荻 短篇 | 崇高的母性 | 黎烈文 散文 |
| 小魏的江山 | 陳白塵 短篇 | 白夜 | 麗 尼 散文 |
| 夜工 | 蔣牧良 短篇 | 廢郵存底 | 沈從文 書信 |
| 長江上 | 荒 煤 短篇 | 新學究 | 李健吾 劇本 |
| 長生塔 | 巴 金 童話 | 野花與箭 | 胡 風 詩集 |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